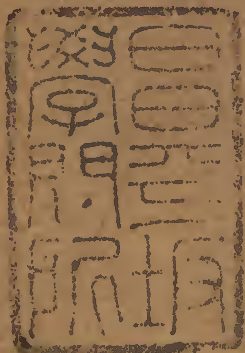


冊府元龜

五百九十三之五

百七十八



漢	五三四五	類
書	一七	號
門	三〇〇	冊

內閣文庫	五三四五	漢書
函	一〇〇	冊
架	三〇〇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45
冊數	300 (178)
函號	365 6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三十一

奏議第二十一

唐楊發為左司郎中大中三年十二月宣宗追尊順
宗憲宗謚號禮院奏廟中神主已題舊號請改造及
重題詔禮官議發與都官郎中盧搏獻議曰臣等伏
尋舊典栗主并祔之後在禮無改造之文亦無重加

尊謚改題神主之例求之曠古更無其文周加太王
王季文王之謚但以得合王周遂加王號未聞改謚
易主且文物大備禮法可稱最在兩漢並無其事光
武中興都雒陽遣大司馬臣鄧禹入關奉高祖已下
十一帝后神主祔雒陽宗廟蓋神主不合新造故也
自魏晉迄於周隋雖代有放恣之君亦有知禮講學
之士不聞加謚追尊改主重題書之史策何以覆視
今議者唯引東晉重造鄭太后神主事爲證伏以鄭
太后本琅邪王妃薨後已祔琅邪邸廟其後母以子
貴將升祔太廟賀循請重造新主改題皇后之號備

禮告祔當時用之伏以諸侯廟主與天子廟主長短
不同若以王妃八寸之主上配至極禮似不同時諂
臣貪君私用此謬禮改造神主比量晉事義絕非宜
且宣懿非穆宗之后實武宗之母以子之貴也祔別
廟正爲得禮饗薦無虧今若從祀至尊題主稱爲太
后因子正得其宜今若改造新主題去大字卽穆宗
上僊之後臣下追致作嬪之禮瀆亂正經實驚有職
臣當時並列朝行知其謬戾以漢律擅論宗廟者以
大不敬論又其時無詔下議遂默塞不敢出言今又
欲重用東晉謬禮穢媒聖朝大典猥蒙下賤敢不盡

言臣謹按國朝例甚有明文武德元年伍凡備法駕於長安通於義理廟奉迎宣簡公懿王景皇帝神主升祔太廟既言於舊廟奉迎足明必奉舊主其加謚追尊之禮自古本無其事自則天太后攝政之後累累有之自此之後數用其禮歷簡國史並無改造重題之文若故事有之無不書於簡冊臣等愚見宐但告新謚於廟止其改造神主故事有開元初太嘗卿帝緝以高宗廟題武后神主云太后聖帝武氏緝奏請削去天后聖帝之號別題云則天順聖皇帝后武氏詔從之卽不知其時削舊題耶重造主耶亦不知

用何代典禮禮之疑者決在宸衷以臣所見僅以新謚寶冊告陵廟正得其宐改造重題恐乖禮意時宰臣覆奏就神主改題而知禮者非之以發議意爲是令狐綯爲相大中五年十一月奏准太嘗禮院奏中書侍郎兼吏部尙書平章事崔龜從奏准令式合立私廟祔准會昌五年二月一日勅百官並不得京城內置廟如欲於京城內置者但准舊於所居處置廟卽不失敬親之禮伏以武宗時緣南郊行事見天門街左右有廟宇許令私第內置若令依舊會昌五年勅文盡勒於所居處置廟兼恐十年間私廟漸逼於

宮牆齊人必苦於吞併臣具詳本末與便公私今請
夾天門街左右諸坊不得立私廟其餘圍外遠坊任
取舊廟及擇空閑地建立廟宇應立廟之初先取禮
司詳定兼請准開元禮二品已上祠四廟三品祠三
廟三品已上不須兼爵者四廟外有始封祖通祠五
廟三品已上不得過九架並厦兩頭其三室廟制合
造五間其中三間隔爲三室兩頭各厦一間虛之前
後亦虛之每室中西壁三分之一近南去地四尺開
一埒室以石爲之可容兩神主廟垣合開南門東門
并有門屋餘並准開元禮及元和曲臺禮爲定制其

享獻之禮除依舊禮使少牢特牲饋食外有設時新
及今時熟饌者並聽仍請永爲定式從之

李景儉爲御史大夫大中十一年右羽林統軍鄭光
卒輟朝三日景儉上疏曰鄭光是陛下親舅外族之
愛誠軫聖心今以輟朝之數比於親王公主卽前列
所無縱有亦不可純用何者先王制禮所貴防微大
凡人情於外族則浮於宗屬則薄於先王制禮割愛
厚親據開元禮外祖父母親舅喪止服小功五月若
親伯叔弟兄卽服齊縗周年所以疎於外而密於內
也有天下者尤不可使外戚强盛今鄭光輟朝日數

望速改詔命輟朝一日或兩日示其升降有差恩禮無備垂之百王永播芳烈疏奏乃詔罷兩日

牛叢為太嘗卿中和元年四月僖宗在成都府有司

請享太祖已下十一室詔公卿議其儀叢與儒者同

議其事或曰王者巡狩以遷廟主行如無遷廟之主

則祝奉幣帛皮珪告于祖禰遂奉以出

奉幣帛皮珪以出載

于齋車每舍奠焉今非巡狩是失守宗廟夫失守宗

廟則當罷宗廟之事叢疑之將作監王儉太子賓客

李文虞部員外郎袁皓建議同異及左丞崔厚為太

嘗卿遂議立行廟以玄宗幸蜀時道宮玄元殿之前

架屋幕為十一室義無神主題神版位而行事達禮

者非之以為止之可也

殷盈孫為太嘗博士光啟三年二月僖宗自興元還

京以宮室未備權駐鳳翔禮院奏皇帝還宮先謁太

廟今宗廟焚毀神主失墜請准禮例脩奉者禮院獻

議曰案春秋新宮災三日哭傳曰新宮宣公廟也三

日哭禮也案國史開元五年正月二日太廟四室摧

毀時神皆存迎奉於太極殿安置玄宗素服避正殿

寶應元年肅宗還京師以宗廟為賊所焚於光順門

外設次廟哭歷簡故事不見百官奉慰之儀然帝既

素服避殿百官奉慰亦合情禮切循故事以附參詳
恐須宗正寺具宗廟焚毀及神主失墜事由申奏皇
帝素服避殿受慰訖輟朝三日下詔委少府監擇日
依禮新造列聖神主如此方似合宜伏緣採栗須十
一月漸恐遲晚修奉使宰相鄭延昌具議申中書門
下奏曰伏以前年冬再有震驚俄然巡幸主司宗祐
迫以蒼黃伏以移蹕鳳翔未敢陳奏今將廻鑾輅皆
舉典章清廟再營孝思式備伏請降敕命所司參詳
典禮修奉勅曰朕以京德祇嗣寶圖不能上承天休
下正人紀兵革競興於寓縣車輿再越於藩垣宗廟

震驚蒸嘗廢闕敬承典禮倍切哀摧宜付所司又修
太廟使宰相鄭延昌奏太廟大殿十一室二十三間
十一架功績至大計料支費不少兼宗廟制度有素
難為損益今不審依元料修奉為復更有商量請下
禮官詳議盈孫奏議言如依元料難以速成况帑藏
方虛須資變禮切以至德二年以新脩太廟未成具
新造神主權於長慶殿安置便行饗告之禮如同宗
廟之儀以候廟成方為遷祔今京城除克大內及正
衙外別無殿宇伏聞先有詔旨欲以少府監大廳權
充太廟其廳五間伏緣十一室於五間之中陳設隘

狹請更接續修建成十一間以備十一室薦饗之所
其三太后廟卽於少府監內取西南屋三間以備三
室告饗之所勅旨從之大順元年將行禘祭有司請
以王太后神主祔饗於太廟王后者孝明太皇太后
鄭氏宣宗之母恭僖皇太后王氏敬宗之母貞獻皇
太后常氏文宗之母三后皆作神主有故不當入太
廟當時禮官建議並置別廟一年五饗及三年一禘
五年一祫皆於本廟行事無奉神主入太廟之文至
是亂離之後舊章散失禮院憑曲臺禮欲以三太后
祔饗盈孫獻議非之曰臣謹按三太后憲宗穆宗之

后也二帝已祔太廟三后所以立別廟者不可入廟
故也與帝在位皇后別廟不同今有司誤用王彥威
曲臺禮禘別廟太后於太廟垂矣之甚臣切究事體
有五不可曲臺禮云別廟皇后禘祫於太廟祔於祖
姑之下乃皇后已造神主夫在帝位如昭成肅明元
獻昭德之比昭成肅明棄世肅宗在位元獻棄世玄
宗在位昭德棄世肅宗在位四后於太廟未有本室
故創立別廟當爲太廟合食之主故禘祫乃奉以饗
其神主但題云某謚皇后明其後太廟有本室卽當
遷祔帝方在位故皇后暫立別廟耳本是太廟合食

之主故禘祫乃升太廟未有位故祔祖姑之下今恭
僖貞獻二太后皆穆宗之后恭僖會昌四年造神主
合祔穆宗廟室時穆宗廟已祔武宗母宣懿皇后神
主故爲恭僖別立廟其神主直題云皇太后明其終
安別廟不入太廟故也貞獻太后大中元年作神主
別立廟其神主亦題爲太后並與恭僖義同孝明咸
通五年作神主合祔獻宗廟室憲宗廟已祔穆宗之
母懿安皇后故孝明亦別立廟是懿宗祖母故題爲
太皇太后與恭僖貞獻亦同帝在位后先作神主之
例今以別廟太后神主禘祭并享太廟一不可也幽

臺禮別廟皇后禘祫於太廟儀注云內嘗侍奉別廟
皇后神主入置於廟庭赤黃褥位奏云某謚皇后禘
祫祔享太廟然後以神主升今卽須奏云某謚太皇
太后且太廟中皇后神主二十一室今忽以太皇太
后入列於昭穆二不可也若但云某謚皇后卽與所
題都異神何依憑此三不可也古今禮要云舊典同
立姜嫄別廟四時祭薦及禘祫與七廟皆祭唯不入
太廟祖廟爲別配文思甄后明帝母廟及寢依姜嫄
之廟四時及禘皆與諸廟同此舊禮明文得以爲證
今以別廟太后禘祫於太廟四不可也所以置別廟

太后以孝明不可以懿安並祔憲宗之室今禘享乃
處懿安於舅姑之上此五不可也且禘合祭也合猶
不入太祖之廟而况於禘乎竊以爲並皆置於別廟
爲宐且恭僖貞獻二廟以在朱陽坊禘祫赴太廟皆
須備法駕典禮甚重儀衛至多咸通之時累遇太變
耳目相接歲代未遙人皆見聞事可詢訪非敢以臆
斷也或曰三廟故禘祫于別廟或可矣而將來有可
疑焉謹按睿宗親盡已祧今昭成肅明二后同在夾
室如後代憲宗穆宗親盡而祧三太后神主其得不
入夾室乎若遇禘祫則如之何對曰此文誤也三太

廟若親盡合祧但當闕而不享安得處于夾室禘祫
則就別廟行之歷代已來何嘗有別廟神主復入太
廟夾室乎禘祫禮之大者無宐錯失宰相孔綿曰博
士之言是也昨禮院所奏儀注今已勅下大祭日近
不可遽改且依行之于是遂以三太后祔祫太廟達
禮者訊其大謬

薛昭緯爲禮部員外郎光啟三年四月將行禘祭有
司引舊儀禘德明與聖二廟及懿祖獻祖神主先祔
與聖德明廟通爲四室黃巢之亂廟已焚毀及是將
禘俾議其儀博士殷盈孫議曰臣以德明等四廟功

非創業義止追封具於今皇帝年代極遙昭穆甚遠
可依晉帝泓屋朽乃以之例因而廢之勅下百僚都
省會議昭緯奏議曰伏以禮貴從宐過猶不及祀有
寧典理當據經謹按德明追尊實為遐遠推諸歷代
莫有其倫自古典禮該詳無踰周室后稷實始封之
祖文王乃建極之君且不聞后稷之前別議立廟以
至二漢則可明徵稽彼簡書並無追號迨於興聖本
非經據蓋以始王於涼遂列為祖類長沙於後漢之
代等楚元於宋高之朝悉無尊祀之名不為憲章之
驗重以獻祖懿祖皆非宗有德而祖有功親盡宐祀

理當毀廢遷於二廟亦出一時且武德之初議宗廟
之事神堯聽之太宗參之碩學通儒森然在列而不
議立臯陶涼武昭之廟蓋知其非所宐立也尊太祖
代祖為帝而以獻祖為宣簡公懿祖為懿王卒不加
帝號者謂其親盡則毀明矣春秋左氏傳孔子在陳
魯廟災曰其桓僖乎已而果然蓋以親盡不毀宐致
天災炳然之徵不可忽也據太宰禮院狀所引至德
二年克復後不治弘農府君廟神主及晉帝泓屋朽
乃已之議頗為明據深叶禮經其興聖等四室請依
禮院之議奉勅依典禮付所司

梁末帝貞明中諸王納妃公主下降皆宮殿門廷行
揖讓之禮物議非之太嘗少卿馬縉上疏曰臣聞詩
美何穠傳稱築館將就肅雍之德必分內外之規故
曰主王姬者自公門出舊禮以几筵告於宗廟以候
迎者故於廟之外朝門築館得禮之正也昔漢賈誼
上書云古者見君之乘車必下見君之几杖必起入
正門必趨又孟子云朝廷不越位而與人言不踰階
而相揖孔丘過位色勃遽瑗望闕趨風近亦有僕射
與員外郎共列謝官班次蓋以公器不私尊無二上
亦得禮之正也臣竊以入正門必趨不踰階相揖著

於前史實有舊文則豈可臣下而於官殿門庭行賓
主揖讓之儀使華夏觀禮之人惑於非據言動必書
之史疑爽燹倫臣雖處典司寧分禮道以其所見恐
未合宐伏乞宣付中書門下參酌可否施行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三月太嘗禮院奏准制尙書令
秦王李茂貞備禮冊命簡詳舊儀無不帶節度使判
冊之命宐准故襄州節度使趙凝封楚王例施行秦
王受冊自備革輅一乘載冊特車一乘弁本品鹵簿
鼓吹如儀從之
是月祠部奏本朝舊儀太微官每年五薦獻其南郊

壇每年四祠祭吏部申奏請差中書門下攝太尉行
事其太廟及諸郊壇並吏部差三品已上攝太尉行
事從之

四月太嘗禮院奏准制以次月十三日行皇后册命
令簡詳臨軒命使册皇后舊儀皇后廟見如納后之
儀受册後合別定廟見日其日皇后乘重翟車鹵簿
鼓吹儀仗導從從之又奏議按開元禮臨軒册皇后
表謝朝皇太后並如納后之儀不載朝謝皇帝之禮
准納后儀則皇帝服衮冕降迎於門恐禮太重今詳
酌請其日嘗服御內殿皇后首飾禕衣尚儀引入至
殿廷階間再拜又再拜訖退如嘗儀從之

六月太嘗禮院奏國家在鄴都興建之時於北京已
置宗廟自六龍都雒却復本朝宗祧詳求典禮無二
廟之文其北京廟據禮徹去遂下尚書省議其可否
禮部尚書王正言等奏議曰伏以官室之制宗廟爲
先陛下卜雒居尊開基御宇龍樓鳳輦式當表正之
初玉葉金枝悉在股肱之列事當師古神必依人非
京先制之宗廟不宐並設竊以每年朝享固有嘗儀
時日旣同神何所據嘗聞近例禮有從權如神主已
修迎之藏于夾室若廟宇已崇虛之乃爲嘗制昔桓

公之廟二主靡有所從由是古者師行亦從遷于廟
主昔天后之崇鞏雒悉謂非宐漢皇之變豐滕終無
所設而况本廟故事禮院具明且雒邑舊都嵩丘正
位當定昂測圭之地乃居衝處要之方今則皇命承
天握圖纂祀九州是務四海爲家豈宜遠官闕之居
建祖宗之廟事虧可久理屈從長非京宗廟請停從
之

七月中書門下奏據太嘗禮院人每年太微宮五薦
獻南郊壇四祠祭並宰臣攝太尉行事唯太廟時祭
獨遣寮庶雖爲舊規慮成闕禮臣等商量自此後太
廟祀祭亦望迭差宰臣行事從之

是月太嘗禮院奏按本朝舊儀自一品至三品婚禮
得服袞冕劔珮衣九章今皇太子與聖官使繼後雖
未封建官是簡較太尉合准一品婚禮施行其如准
禮婦人從夫之爵亦准一品命婦至行親迎之日太
嘗鹵簿鼓吹前導乘輅車其妃花釵九枝博髮綸翟
衣九等其日平明皇帝差官告親廟一室宗正卿攝
婚主行禮其夕親迎與聖官使乘輅車鹵簿鼓吹前
導至女氏之門以結綵車御輪交車從之
十一月禮儀使奏伏准禮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

穆爲越紼行事此古制也爰自漢文益尊神器狗至公絕私之義行以日易月之制事久相沿禮從順變今園陵已畢祥練既除宗廟不可以乏饗神祇不可以廢祀宐遵禮意式展孝思伏請自貞簡太后升祔禮畢應宗廟使樂及郡祀並准舊施行從之

明宗天成元年八月莊宗皇帝神主以此月十日祔太廟七室之內合有祧遷中書門下奏議請祧懿祖皇帝室復下百寮集議於尙書省禮部尙書蕭頊等奏議曰歷代故事沿革不同蓋就所宐期於合禮事雖稽古理亦從長七廟之致享斯存萬世之承基靡

絕禮分遠近事究否藏懿祖既遠於昭宗創業又非於已力儔諸列聖可議祧遷皇帝陛下道繼百王德符三代撥禍亂於艱難之際救蒼生於交喪之秋方啟洪圖是崇宗祏爲四方之准的稱萬國之炤臨中書所定祧遷於議爲允請下所司施行從之

十月左散騎嘗侍姚顛奏曰明王御宇哲後垂衣必崇郊薦之儀以表君臨之道伏自陛下興隆寶祚展禮群神每祈福以爲人必差官而行事先七日受誓戒於南省后三日各致齋於本司必在精誠以感靈貺臣伏見南郊壇之側及諸祠壇並無宿齋之所

請下所司量事修建屋宇俾嚴祇事允屬聖朝
是年中書舍人馬縉上言曰伏以宗廟立制今古通
規損益所宜徵求可見伏惟陛下俯徇群願入繼不
基率士推誠遐方向化臣是以竊規舊典敢有上聞
伏見漢晉以來以諸侯王宗室承襲帝統除七廟之
外皆別追尊親廟漢光武皇帝立先四代於南陽其
後自安帝已下亦皆遐考前修追崇先代四時禋祀
陳豐潔於豆登多士駿奔認等差於藻稅伏以陛下
奄有四海爲天下君雖繼統承祧無忘日慎而敦本
崇往尚鬱時思伏乞以兩漢舊事別立宗廟於便路

履霜露以陳誠薦馨香而盡敬禮於是在誰曰不然
詔下南宮集百寮定議禮部尙書蕭頊等議曰伏見
方册所載聖繫斯存將達蘋藻之誠宜新案稅之制
伏惟陛下以孝敬日躋之德上合穹昊秉恭儉罔怠
之規再康寰宇爰臻至化難抑時思馬縉儒學優深
禮法明練所奏果符於睿旨載詳固叶於典經臣等
集議其追尊位號及建廟都邑則乞發自宸衷特降
制命

二年春宰臣鄭珪等上言曰恭以皇帝陛下特降睿
慈俯詢輿議尊歷朝之正典允多士之虔祈廣溥天

孝治之風慰萬國仁親之道臣聞自古英主入紹洪基莫不慎固遠圖凝思往事敬宗尊祖追養存誠廣殊號於園陵展異儀於璽紱春秋殷薦霜露永懷又聞兩漢以諸侯王入繼帝統則必易名上謚廣孝稱皇載於諸王故事孝德皇孝仁皇孝元皇是也伏冀聖慈猥從人願許取皇而薦號兼上謚以尊名改置園陵仍增兵衛御札報曰朕猥承基構實賴祖宗將申報本之儀嘗切奉先之志爰崇祀典思固遠圖冀上答於劬勞度永資于孝理卿等咸堅輔弼共副咨詢徵兩漢之舊規弘三皇之故事乃飛章而定議請

薦號以尊名兼廣園陵仍增兵衛載覽矢謨之意備觀願羨之誠感歎良深嘉愧無已宐依上表施行詔禮院定其儀制太嘗博士王丕等引漢桓帝入嗣尊其祖河間孝王曰孝穆皇帝蠡吾侯曰孝崇皇帝爲例請付太嘗定謚議刑剖侍郎權判太嘗卿馬綰復議曰伏准兩漢舊事以諸侯王宗室入承帝統亦必追尊父祖脩樹園陵西漢宣帝東漢光武孝享之德故事具存自安帝入嗣遂有皇太后令別崇謚法追曰某皇所謂孝德孝穆之類是也前代惟孫皓自烏程侯繼嗣追父和爲文皇帝事出非嘗不堪垂訓據

禮院狀漢安帝已下若據本紀又不見有帝字伏以
謚法德象天地曰帝伏緣禮院已曾奏聞難將兩漢
故事便述尊名詔右僕射李琪集百寮議曰伏以別
制四廟徵漢室以定儀崇上尊各詳謚法以取證伏
觀歷代以來宗廟成制繼襲無異沿革或殊伏惟陛
下應運開祥體乾覆物續紹之德咸頌聖於鴻圖孝
思之心乃垂光於帝範馬縞所奏禮有按據乞下制
令馬縞度依典冊以述尊各帝手詔報曰朕聞開國
承家得以制禮作樂故三皇不相襲五帝不相沿隨
代創規於理無爽矧或情關祖禰事繫蒸嘗將崇進

遠之文以示化民之道馬縞秉持古學歷覽群書投
兩漢之舊儀雖明按據考百王之立制未盡變通且
議謚追尊稱皇與帝既有增減之字合陳褒貶之辭
大約二名俱爲尊稱若三皇之代則不可加帝五帝
之代亦不可言皇爰自秦朝便兼其號爾後纂業承
基之主握乾應用之君洎至我唐不易斯議至若玄
元皇帝事隔千祀宗追一源猶顯冊于鴻名豈須遵
于漢典况朕居九五之位爲億兆之尊不可總二名
于渺躬借一字于先代苟隨執議何表孝誠又如堯
咸舜韶夏松殷栢隨時變禮厥理斯存縞則以徵事

上言深觀動靜朕則以奉先爲切慮致因循須定一
塗以安四廟可特委宰臣與百官詳定集兩班于中
書逐班各陳所見唯李琪等請于祖禰二室先加帝
字宰臣合衆議而奏曰臣聞德教重于日新禮經不
自天降故歷代之有損有益隨時之可止可行且華
蟲象袞之規三皇未備雲鳥紀官之制五帝皆殊考
其言而既出舊章窮其理而便爲故實恭惟朝廷之
重宗廟爲先事繫承祧義符致羨將以觀盛德于七
代展明祀於十倫一時而儻墜斯文千載而永爲闕
典且聖朝追尊之日卽引漢氏舊儀在漢氏封崇之

時復依何代故事是以理閑疑滯未曰聖謨道合變
通方爲民則且王者功成治定制禮作樂正朔服色
尙有改更尊祖奉先何妨沿革若應州必立別廟卽
地遠上都定廚孝享之儀徒有尊崇之稱伏據開元
中追尊臯陶爲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爲興聖皇帝皆
立廟於京都制度斯在况陛下入清內難光闡帝圖
德澤廣浹於華夷廟享猶廚於祖禰若宮廟須成于
遠塞則蒸嘗慮闕于孝思今臣等商量所議追尊四
廟望依御札並加帝號兼請于維京選地立廟中旨
令就應州舊宅立廟餘依

四月左散騎嘗侍李光憲上言曰臣聞國之重事惟祀與戎四時薦享之儀合以敬恭備禮每祭三公具列御史監臨行事群官皆宿壇廟或屋宇不庇風雨或止泊投寄村園無戶牖以防虞無薦席以藉地苟傷棲旅難責精虔禮或不周福將安望乞令量事添置庶保肅恭疏下所司竟不行

三年十一月中書奏舊制凡降冊命至尊臨軒伏自陛下纂襲繼有封崇但申持節之儀尙闕臨軒之禮今後有封冊請御正衙雖勞萬乘之尊與重九天之命如此則行之者禮備受之者感深寧惟轉耀于皇

猷實亦永標于青史從之

是月太嘗定唐少帝爲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博士呂朋龜奏曰謹按禮臣不誅君稱天以謚之是以本朝故事太尉率百寮奉謚冊告天於圓丘廻讀于靈座前並在七月之內謚冊入陵若追尊定謚冊於太廟藏冊於本廟伏以景宗皇帝頃負沉寃歲月深遠園陵以修不祔于廟則景宗皇帝親在七廟之外今聖廟申寃追尊定謚重新帝號須撰禮儀又禮云君不逾年不入宗廟且漢之殤冲質君臣已成晉之惠懷愍俱負艱難皆不列廟食止祀于園寢臣等

切詳故實欲請立景宗皇帝廟于園所命使奉册書寶綬上謚于廟便奉太牢祀之其四時委守令奉薦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官詳議施行右散騎嘗侍蕭用等議請依禮院所奏奉勅宐令曹州城內選地起廟四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先據太嘗寺定少帝謚昭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伏以本朝基構垂三百年昭宣以中石東遷少帝以沉寃晏駕始封侯於僞室立新廟于聖朝追奕世之尊雪當年之耻先皇帝初定中原之後昭宗少帝尋合一時入廟所司不舉遂成闕禮既睽昭穆難會蒸嘗太廟有合食之儀外邑無登

歌之奏生曾為帝享乃承祧號景宗合入太廟如不入廟難以言宗須叶徽章免貽群議于理而論祧一遠廟安少帝神主于太廟即昭穆序而宗祀正今或且居別廟即欲不言景宗祇云昭宣光烈孝皇帝兼册文内有基字是玄宗廟諱尋嘗從行詔勅皆不迴避少帝是繼世之孫册文内不欲斥列聖之諱今改為宗字勅皆可之議者以毀廟之主恩遠屬絕名不可諱且昭宣上去玄宗十四世奏改册文非典故也六月國子博士田敏上言曰禮有五經祭在其首國之大事祀亦居先則知祭祀者有國是遵百王所重

是以肅雍清廟禋祀玄天立四時則大駕親臨將置齋則仲尼所慎莫不嚴崇宮室潔滌樽罍陳其肅肅之儀報以穰穰之福臣竊見四郊祠祭並無齋室行事官吏旅寓鄉村有瀆至誠恐非清潔伏乞特下有司俾於四郊量起屋宇詔下有司竟不行

八月大理正路航奏見春秋釋奠于文宣王廟武成王廟久曠時祭國之二柄文武之宗請復嘗祀從之九月大嘗博士段顒奏臣聞國之大事惟有祀典竊見時祭遇大祠則差宰臣行事中祀則諸寺卿監行事小祀則委大祝奉禮而已並不差官以臣芻愚竊

謂不可今小祀請差五品官行事從之

十月中書門下奏太微宮太廟南郊壇宰臣行事宿齋百官皆入廟伏以奉命行事精虔宿齋儻偏見於朝官涉不虔於祠祀今後宰臣行事文武兩班望令並不得到宿齋處者奉勅宐依

十二月奏今後宰臣致齋內請不押班知印不赴內殿起居或遇國忌應行事官受誓戒並宐不赴行香並奏覆刑殺公事及大祀致齋內請不開宴從之又奏今後大忌前一日請不坐朝從之

長興元年五月丁丑明宗臨軒命使冊淑妃曹氏爲

皇后時禮院上言百官上䟽于皇后曰皇后殿下六宮及率土婦人慶賀祇呼殿下不言皇后中書覆奏若祇呼殿下恐與皇太子無所分別凡上中宮表章呼皇后殿下若不行文字尋嘗祇呼皇后從之

九月太嘗禮院草定冊奏王儀注太嘗博士田頤奏議據開元禮臨軒冊命諸大臣其日受冊者服朝服從茅脩鹵簿與群臣俱集朝堂就次受冊訖通事舍人引出不載謁廟還茅之儀自開元已後冊拜諸王皆正衙命使詣延英閣進冊皇帝御內殿高品引王入詣殿庭立于高位宣制讀冊王受冊訖歸王院亦

無乘輅及謁廟之禮臣按五禮精義云古者皆因禘嘗而發爵祿所以示無所專稟祖宗也今雖冊命不在禘嘗然拜大官封大邑必至廟庭者敬順之道也今冊命秦王當司欲准開元禮冊命儀注其日秦王服朝服自理所乘輅車脩鹵簿與群臣俱集朝堂就次受冊訖出應天門外奉冊載於冊車王升輅謁太廟訖還理所如來儀從之是月太嘗禮院奏來年四月孟夏禘饗于太廟謹按禮經三年一禘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已毀之主未毀之主並合食於太祖廟功臣配饗于太廟之庭

本朝寶應元年定禮奉景皇帝爲始封之祖既東向之尊自代祖元皇帝高祖太宗已下列聖子孫各序昭穆南北相向合祀于前聖朝中興重脩宗廟今太廟見饗高祖太宗懿宗明宗獻祖太祖莊宗七廟太祖景皇帝在祧廟之數不列廟饗將來禘禮若奉高祖居東向之尊而又禘饗不及於太祖代祖亦已祧廟太祖東向之位則有違於禮意而沿革未聞今所司奉脩祧廟神主及諸色法物已備合預請參詳事須具狀申奏勅下尙書省集百寮商議戶部尙書韓彥憚署百寮議狀奏曰伏以三年禘而五年禘遠古

通規祖有德而宗有功前王令範始封爲百代之主親盡從群廟之祧繇是昭穆罔差尊卑式敘標諸前典是謂格言我國家土德中興瑤圖再造旣展郊禋之禮爰崇禘祫之儀典冊畢陳孝思無極恭以本朝尊受命之祖景皇帝爲始封之君百代不遷累朝頌議自貞觀至於天祐無所改移聖祖神孫左昭右穆洎經兵革久廢蒸嘗蕪沒宮庭沉園寢迨天中興國祚重立宗枋議出一時制行七廟遂致太祖景皇帝在祧廟之數不列祖宗伏惟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陛下紹復鴻圖不失舊物欲尊太祖之位將行

東向之儀爰命群臣畢同集議伏詳本朝列聖之舊典明皇定禮之新規開元十年特立九廟子孫尊守歷代無虧今既行七廟之規又以祧太祖之室昔德宗朝行禘祫之禮顏真卿立議請奉獻祖神主居東向之位景皇帝暫居昭穆之列考之於貞元則以爲誤引之說行之於今日雅得其變禮之妄今欲請每遇禘祫之歲暫奉景皇帝居東向之尊自元皇帝已下敘列昭穆群寮聚議貴在酌中臣等謬列周行咸非博識約其故事庶叶典章勅旨從之

十月國子博士田敏奏請依春秋藏冰頌冰之儀以

消陰陽愆伏之沴勅旨藏冰之制載在前經獻廟之儀廢於近代既朝臣之特舉按典禮以宐行田敏所奏祭司寒獻羔事宐依其桃弧棘矢以下事从不行理難備創其諸侯亦宐准往制任藏冰

二年五月中書門下覆奏尙書都官員外郎知制誥張昭遠丁母憂伏以大臣枕函有弔祭之恩群寮寢苦無慰問之例高下之位不等君親之義無偏况卿士甚多有父母者極少固於孝道上軫聖懷張昭遠望量與恩賜兼自此朝臣或有丁憂亦依此制

苦無憇問之

奏祭回寒燠羔事宜对其憇服棘天以干事从不行
銷氣於此升與博曰之特舉茲典暨以宜行田蠶而
前創製於升之參憇音燕水之隄建五節蠶燠而之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三十二

奏議第二十二

後唐閔帝應順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太廟見饗七
室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太祖莊宗今明宗升祔
禮合祧遷獻祖請下尚書省集議太子少傅盧質等
議曰臣等以親盡從祧垂於舊典疑事無質素有明

文頃莊宗皇帝再造寰區復隆宗廟追三宗於先遠復四室於本朝式遇祧遷旋成沿革及莊宗升禘以懿祖徙祧蓋非嗣立之君所以先遷其室光武滅新之後始有追尊之儀只此在於南陽元不歸於太廟引事且踈於故實此時須稟於新規將來升祫先廟次合祧遷獻祖既叶隨時之義又符變禮之文從之時議者以懿祖賜姓於懿宗以支庶繫太宗例宜以懿祖爲始祖次昭宗可也不必祖神堯而宗太宗若依漢光武則宜於代州立獻祖而下親廟其唐廟依舊禮行之可也而議謚者忘咸通之懿宗又稱懿祖

父子俱懿於禮可乎將來朱耶三世與唐室四廟連敘昭穆非禮也議祧者不知受氏於唐懿宗而祧之今又及獻以禮論之始祧昭宗次祧獻祖可也而懿祖如景皇帝豈可祧乎

末帝清泰元年四月中書門下上言太嘗以五月朔御明堂受朝三日夏至祀皇地祇前二日奏告獻祖室不坐此至是日有祀事則次日受朝今祀在五鼓前質明行禮畢御殿在始旦後請此例行之詔日日出御殿與祀事無妨宜依嘗年例

五月戊申中書門下奏太嘗以明宗二十日祫廟太

尉宰臣攝緣馮道在假季愚十八日私忌在致齋內
今劉昫又奏臣判三司事繁免祀事詔禮官參酌有
司上言曰愚私忌在致齋內諸私忌日愚大朝會入
閣宣召皆赴朝參今祔饗事大忌日屬私致齋日請
比大朝會宣召例從之

六月中書門下奏據太嘗禮院申冊拜王公如在京
城所司備鹵簿車輅法物皇帝臨軒行冊如在外鎮
正衙命使押冊赴本道行禮其車輅法物故事不出
都城禮無明文今奉制命幽州趙德鈞封莊平王青
州房知溫封東平王皆備禮冊命其合用車輅法物

在兵部太嘗太僕寺請載往本州行禮後送納本司
從之

十一月中書門下奏二十六日明宗聖德和武欽孝
皇帝忌群臣奉慰行香固有嘗禮伏以皇帝陛下初
遇忌辰不用嘗歲臣等商議請於忌辰前後各一日
不坐朝從之

三年二月太嘗禮院奏據兵部侍郎馬縉上疏言古
禮嫂叔無服蓋推而遠之按五禮精義貞觀十四年
魏徵等議親兄弟之妻請服小功五月令所司給假
差錯爲大功九月太嘗傳士段顒稱自來給假無依

令式若云違古不獨嫂叔一條舊爲親姨服小功今
令式服大功爲親舅服小功今服大功爲妻父母總
麻今服小功爲女葷爲外甥總麻今並服小功此五
條在令式與精義不同未審依馬縞所奏爲復且依
令式右贊善大夫趙咸又議曰臣聞三代制禮無降
減之名五服容喪有寧戚之義此蓋聖人隨時設教
稱情立文沿革不同吉凶相變或服繇恩制喪以禮
加太宗文皇帝引彼至仁推其大義因覽同爨有總
之義遂制嫂叔小功之服列聖遵行已爲故事傳于
令式加至大功今馬縞奏論以爲錯謬况縞昔事本

朝槩至梁室曾爲博士累歷歲年今始奏陳未爲允
當謹按儀禮凡制五服或以名加或以尊制或推恩
而有服或引義而當喪故嫂叔大功良有以也其如
叔以嫂之子爲猶子爲猶子之妻叔服大功今嫂是
猶子之母安可却服小功若以名加嫂豈踈於猶子
之婦若以尊制嫂豈卑於猶子之妻論恩則有生同
骨肉之情引義則有死同宅兆之理若以推而遠之
爲是卽令式兼無小功既有稱情制室之文何止大
功九月請依令式永作彝倫勅下尙書省集百官議
尙書左僕射劉昫等議曰伏以嫂叔服小功五月開

元禮會要皆同其令式正文內元無喪服制度只有
一本內編在假寧令後不言奉勅編祔年月除此一
條又簡七條令式與開元禮相連者所司行已多年
固難輕改既當議事須按舊章今若鄙宣父之前經
紊周公之往制隳太宗之故事廢開元之禮文而欲
取差誤近規行編祔新意稱制度且違大典言令式
又非正文若便改更恐難經久臣等集議嫂叔服并
諸服紀竝請依開元禮爲定如要給假却請下太嘗
依開元禮內五服制度錄出一本編祔令文從之
晉高祖天福二年三月左僕射劉昫等奏參議冊四

廟狀曰臣等據太嘗博士段顥議云夫宗廟之制歷
代爲難須廣按禮經旁求故實通古今之理爲規式
合天道人情爲楷模伏緣禮有隨時損益各異遂置
議論多別禮出衆途今總歷代之宏規議新朝之定
制謹按尚書舜典曰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此是堯
之廟也猶未載其數又按郊祀錄云夏立五廟殷立
六廟周立七廟漢初立祖宗廟郡國共計一百六十
七所後漢光武中興後別立六廟魏明帝初立親廟
四後重議上依周法立七廟晉武帝受禪初立六廟
後却立七廟宋武帝初立六廟齊朝亦立六廟隋文

帝受命初立親廟四至大業元年煬帝欲尊周法議立七廟次便禪命於唐武德元年六月四日始立四廟於長安貞觀九年命有司詳議廟制遂立七廟後至開元十一年後創立九廟又按禮記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玄注云高祖以下至禰四世卽親盡也更立始祖爲不遷之廟共爲五廟也又按禮記祭法及王制孔子家語春秋穀梁傳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此是降殺以兩之義也又按尙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又按疑義云天子立七廟或

四廟蓋有其義也如四廟者從禰至高祖已上親盡故有四廟之禮又立七廟者緣自古聖王祖有功宗有德更立始祖卽於四親廟之外或祖功宗德不拘定數所以有五廟六廟或七廟九廟要後代子孫觀其功德故尙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矣又按周捨論云自江左以來晉宋齊梁相承多立七廟矣今顯等參詳唯立七廟四廟卽並通其理伏緣宗廟事大不敢執以一理定之故簡錄七廟四廟二件之文俱得其宜他所論者並皆勿取請下三省集百官詳議勅旨宐依者臣等今月八日於尙書省集百官詳議

伏以將敷至化以達萬方克致和平必先宗廟是以
 孝為教本所以弘愛敬而厚人倫禮乃民防蓋欲辨
 尊卑而明法制故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
 大夫三廟疏云周制之七廟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
 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殷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
 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自夏及周
 少不減五多不過七又云天子七廟皆據周也有其
 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則不過
 五此則天子諸侯七五之異名矣至於三代已後魏
 晉宋齊隋及唐初多立六廟或四廟蓋於建國之始

不盈七廟之數也伏惟皇帝陛下天定寰區方興教
 理既先自家形國固當率土咸賓今欲請立自高祖
 已下四親廟其始祖一廟未敢輕議伏惟聖裁恐於
 講德論功有失靈源茂緒稟自中旨共謂得宜臣等
 幸列明庭獲逢景運顯奉如綸之命共詳立廟之儀
 雖竭討尋慙非該博有愧上塵聖鑒實慮未協宸衷
 不免迂踈仍虞漏略又據御史中丞張昭遠奏臣前
 月中預都省集議宗廟事伏見議狀於親廟外請別
 立始祖一廟近奉中書門下牒再令百官於都省議
 定聞奏者臣讀十四代史書見二千年故事觀諸家



家宗廟都無始祖之稱惟殷周二代以稷契爲太祖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云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后稷及文王武王與四親廟也又曰殷人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后氏立五廟不立太廟唯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據王制鄭玄所釋卽殷周以稷契爲太祖夏后氏無太祖亦無追謚之廟自殷周以來時更十代皆於親廟之中以有功者爲太祖無追崇始祖之例具引今古卽恐詞繁事要證明須陳梗槩漢以高祖父太上皇執嘉無社稷功不立廟號高帝自爲高祖魏以曹公相漢垂

三十年始封於魏故爲太祖晉以宣王輔魏室有功立爲高祖以景帝始封於晉故爲太祖宋氏先世官閎卑微雖追崇帝號劉裕自爲高祖南齊高帝之父位至右將軍生無封爵不得爲太祖高帝自爲太祖梁武帝父順之佐祐齊室封侯位至領軍丹陽尹雖不受封於梁亦爲太祖陳武帝父文讚生無名位以武帝功梁室贈侍中封義興公及武帝卽位亦追爲太祖周閔帝以父泰相西魏經營王業始封於周故爲太祖隋文帝父忠輔周室有大功始封於隋故有太祖唐祖神堯祖父虎爲周上柱國隋代追封唐公

故爲太祖唐末梁室朱氏有帝位變四廟朱公先世無名位雖追冊四廟不立太祖朱公自爲太祖此則前代追冊太祖不出親廟之成例也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漢魏之制非有功德不得立爲祖宗殷周受命以稷契有大功於唐虞之際故追尊爲太祖自秦漢之後其禮不然雖祖有功乃須親廟今亦粗言往例以取證明秦稱造父之後不以造父爲始祖漢稱唐堯劉累之後不以堯累爲始祖魏稱曹參之後不以參爲始祖晉稱趙將司馬卬之後不以卬爲始祖宋稱漢楚元王之後不以元王爲始祖齊梁皆稱蕭

何之後不以何爲始祖陳稱太丘長陳實之後不以實爲始祖元魏稱李陵之後不以陵爲始祖後周稱神農之後不以神農爲始祖隋稱楊震之後不以震爲始祖唐稱臯陶者子之後不以臯陶老子爲始祖唯唐高宗皇帝則天武后臨朝革唐稱周更立七廟仍追冊周文王姬昌爲始祖此蓋當附麗之從不諳故實武立姬廟乖越以來曲臺之人到今嗤謂臣遠觀秦漢下洎周隋禮樂衣冠聲名文物未有如唐室之盛也武德議廟之初英才間出溫魏顏虞通今古封蕭薛杜達禮儀制度憲章必有師法夫追先祖之

儀起於周代據史記及禮經云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尊爲天子宗廟享之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據此言之周武雖祀七世追爲王號者但四世而已故自東漢已來有國之初多從四廟從周制也况殷因夏禮漢習秦儀無勞博訪之文宜約已成之制請依隋唐有國之初創立四廟推四世之中名位高者爲太祖謹議以聞勅宜令尚書省集百官將前議狀與張昭遠所陳速再與奪聞奏者又奏曰臣等今月十三日再於尚書省集百官詳

議夫王者祖武宗文郊天祀地故有追崇之典以申配饗之儀切詳太嘗禮院議狀准立七廟四廟卽竝通其理其他所論竝皆勿取七廟者按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云此周制也詳其禮經卽是周家七廟之定數四廟者謂高魯祖禘四世也按周本紀及禮記大傳皆云武王卽位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以后稷爲堯稷官故追尊爲太祖此卽周武王初有天下追尊四廟之明文也故自漢魏已降迄於周隋創業之君追謚不過四世約周制也此禮行之已久事在不疑今參詳都省前

議狀請立四廟外別引始祖取裁未爲定議續准勅據御史中丞張昭遠奏請創立四廟之外無別封始祖之文備引古今細詳沿革合前王之茂典是歷代之通規况國家禮樂刑名皆約唐典宗廟之制須據舊章請依唐朝追尊獻祖宣皇帝懿祖光皇帝太祖景皇帝代祖元皇帝故事追尊四廟爲定臣等考詳典禮上奉聖明雖共竭於懇誠實倍慙於淺近從之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按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注云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二名不偏諱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言徵言徵不稱在此

古禮也唐太宗玄宗二名皆諱人姓與國諱音聲相近是嫌名者亦改姓氏與古禮有異廟諱平聲字則不諱側聲若諱側聲字卽不諱平聲所諱字正文及偏傍皆闕點畫望令依令式施行勅朝廷之制今古相沿道在人弘禮非天降况以方闕曆數虔奉祖宗雖踰孔子之文未爽周公之訓冀崇孝行永載簡編所爲二名及嫌名事宜依唐朝行
四月詳定院奏太嘗博士段顓進封事云臣竊見雒京四面所有祠祭諸壇等自近年以來相次官員祭告不住芟薙掃除漸似低平久虧增飾今乞下太嘗

寺牒河南雒陽兩縣應有管係壇所方以農務未興之時各勒逐近量差三十人功添補脩泥須及元格尺丈高濶其齋宮慮有經費據難脩營稍候秋登亦望條理自然百虛允集萬福攸歸臣等參詳大凡祀祭事在敬恭惟於齋壇最宜崇飾從之

四年六月司天台奏七月一日太陽有虧缺於北極於東復於南未盈而沒太嘗禮官詳舊制日有變天子素服避殿太史以所司救日於社陳五兵五鼓麾東戟南矛西弩北盾中央置鼓服從其位百職廢務素服守司重列於庭每等異位向日而立明復而罷

今所司灋物咸不能具去歲正旦日有蝕之唯謹藏兵伏皇帝避正殿尚素食百官守司而已中書奏欲行禮從之

八月乙巳中書奏太嘗禮院定來歲長安公主出降儀太僕寺供厭翟二馬車殿中省備圓方偏扇各十六行障三坐障二繖一大扇一團大扇二今車障傘扇是同光年皇后灋物欲雅飾牙使厭翟之車后以四馬權去二馬用之詔從其議

十一月禮官奉詔約開元禮重定正冬朝會其畧曰開元禮三品以上升殿群臣在庭竊以九品分官隨

時有異或以卑高定分或以清濁爲資積習是嘗造次難議請沿近禮依內宴列坐開元禮稱賀之後皇帝戴通天冠服絳紗袍百官朝服以侍坐解劔履於樂縣之西北竊以開元舊制長安廣庭故可以究皇儀而展帝容陳百辟而贊群后今京邑新造殿廡未更若用前規慮爲隘狹議請皇帝冠烏紗巾服赭黃袍百寮具公服候朝堂弘敞卽舉舊儀二舞鼓吹熊羆之案工師樂器等事繇久廢無次頗甚歲月之間未可補備請且設九部之樂權用教坊伶人詔曰三品之官尚書方得升殿其餘所議宜悉從之

是月太嘗禮院奏唐朝制度請以至德宮正殿隔爲五室室三分之南去地四尺以石爲堦中容二主廟之南一屋三門門戟二十四東西一屋一門門無戟戟四仲之祭一羊一豕如其中祠幣帛牲牢之類光祿主之祠祝之文不進不署神厨之具鴻臚督之五帝五后凡十主未遷者六未立者四未謚者三高祖太宗與其后暨莊宗凡六主在清化里之寢宮祭前一日以殿中繖扇二十迎置新廟以行饗禮閔帝莊宗明宗二后及魯國孔夫人神主四座請脩製祔廟及三后請定謚灋從之

五年五月宰臣馮道奏宰臣朝見辭謝在朝堂橫街之南及至餘官卽悉於崇元門內此蓋事因偶爾習以爲嘗又入閣禮畢之時群官退於門外定班如初俟宣放伏唯翰林學士前任郡守等不隨百辟卽時直出惟此二者禮懋序失乞改正勅官爵之班卽分高下見謝之位豈有異同宜立通規以爲定制今後宰臣使相朝見辭謝竝於崇元門外與諸官崇行異位一時列拜假滿橫行卽從舊例又入閣之儀其翰林學士前任郡守等今後入閣宜依百官班例不得先出

是月御史中丞竇貞固奏每遇國忌行香宰臣跪爐僧人表讚文武百官儼然列坐今後復請宰臣跪爐百官依嘗位立班從之仍令行香之後齋僧一百人永爲定制

二月太嘗禮院奏長安公主以三月出降按唐德宗朝禮儀使顏真卿議婚用駙馬在禮無文周禮諸侯以璋聘女禮云玉以比德今請駙馬加以璋郡主之鞞加玄纁以代用馬函書之禮出自近代事無正經請廢之勿用詔曰納采之時主人再拜使者不答雖開元禮具載其儀宜令答拜仍令鄭王重貴主其婚

姻其婚禮中外不賀餘依太嘗禮院所奏

少帝以天福七年卽位是年太嘗禮院奏國朝見饗四廟靜祖肅祖睿祖憲祖今高祖將行升祔按會要唐武德元年立四廟於長安至貞觀九年有司詳議廟制以高祖神堯皇帝神主并舊四室祔廟今高祖神主請同唐高祖神主并祔從之

開運二年二月右輔闕盧燮奏曰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則必盡其誠戎則不加無罪伏見以時祭嶽瀆皆是本道觀察使親賁御降祝文詞所行禮唯中嶽頃自故河南尹張全義年德俱高遂請少尹或

上廳賓席攝祭近歲多差文叅府掾習以爲嘗不唯
有瀆於靈祇兼慮漸墮於祀典臣欲請河南尹却於
華州交州定州孟州觀察使例親行獻禮仍令本縣
令讀祝文者勅曰盧燮請河南尹親及廟貌冀表精
虔在禱山川誠爲重事且浩穰都邑豈可闕人今後
祭中嶽宜令河南尹往彼行禮

三年六月西京留司監察使奏以祠祭所定行事官
臨日多遇疾病或奉詔赴闕留司稟勅已遲乞以留
司吏部郎中一人主判有關便依次第定名庶無關
事從之

漢高祖卽位稱天福十二年是年太嘗博士段顯奏
曰伏以宗廟之制歷代爲難須按禮經旁求故實又
緣禮貴隨時損益不定今叅詳歷代故事立高曾祖
禰四廟更上追遠祖光武皇帝爲始祖百代不遷之
廟居東向之位供爲五廟庶符往例又合禮經詔尙
書省集百官詳議吏部尙書竇貞固等議曰按禮記
王制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䟽云周制七
廟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
又云天子七廟皆據周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
至於光武中興及歷代多立六廟或四廟蓋建國之

始未盈七廟之數又按郊祀錄王肅云德厚者流澤
廣天子可以事六代之義也今欲請立高祖以下四
親廟又自古聖王祖有功宗有德卽於四親廟之外
祖功宗德不拘定數今除四親廟外更請上追高皇
帝光武皇帝共六廟從之

隱帝乾祐元年六月太嘗禮院准奏天福十二年六
月中勅追尊六廟當司尋各牒所司請排比法物脩
製冊寶并袞龍服通天冠絳紗袍鍤珪等所司脩製
竝無次第者伏緣當司勘造逐年四季祠祭晝日內
正月上辛祈穀四月孟夏雩祭及夏至九月季秋大

享明堂十一月冬至皆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
十月孟冬神州地祇皆以祀前二日准禮例奏告太
廟一室配座并四孟月及臘饗於太廟伏以國之大
事在祀與戎晝日無配座之儀宗廟闕薦饗之禮今
詳典墳有虧禮敬伏乞再下所司申請脩制從之
九月高祖神主將升祔太廟有司奏議文祖明元皇
帝室神主祧之置於夾室祫享卽出之

二年司封郎中裴與上言國家郊廟社稷百神祀祭
皆在雒陽臣每見差官行事諸神壇墀多無齋宿之
所十三公之職衣冠於旅舍田家狼籍凶穢無所不

有恐非精誠蠲潔展敬之道也臣請下河南府於京
城四郊聊葺屋宇充齋宿神厨之所從之

三年河南府京兆尹言差官簡較高祖長陵世祖原
陵高下步數言竝無祠廟初國家議立宗廟議官不
詳舊事乃以前漢高祖後漢光武繫六廟乃脩緣廟
寶冊太嘗卿謂臣曰高祖世祖寶冊已在陵內不勞
複製但告之而已爲輿言所惑竟爲之

宗正卿上言諸帝陵園所司時享須有寢殿司官今
高祖世祖二陵竝無祠祭之所請各下本處令於陵
側粗脩齋宮以當寢廟下所司計度所司引唐朝奉

陵故事所費鉅萬遂寢其事以至國亾二祖之陵不
露一奠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 中書門下奏太嘗禮院議合
立太廟室數若守文繼體則魏晉有七廟之文若創
業開基則隋唐有四廟之議聖朝請依近禮追謚四
廟伏恐所議未同請下百官集議從之

二月太子太傅和凝等恭以肇啓洪圖惟新黃室左
宗廟而右社稷率繇舊章崇祖禰而辨尊卑載於前
史雖文質互變義趣各殊式觀損益之規咸繫興隆
之始伏惟皇帝陛下體元立極本義祖仁開變家成
國之基尊奉先思孝之道言爲軌範動合典墳超百
代之哲王總一時之盛業據禮議立四親廟允叶前
文從之

四月中書門下奏太嘗禮院申七月一日皇帝御崇
元殿命使奉冊四廟以舊儀服衮冕卽座太尉引冊
案入皇帝降座引立於御座前南向中書令奉冊案
進皇帝搢珪捧授冊使使跪受轉授昇冊官其進寶
授寶儀如冊案恭以興王之始稽古爲先四方見尊
祖之心萬代傳敬親之道臣等參詳至時請皇帝降
階從之

十月禮儀使言奉迎太廟社稷神主到東宮日未審
皇帝親出郊外迎奉否當使此無禮例故實簡詳請
三省官集議勅宜令尚書省四品以上中書門下兩
省五品以上同叅議聞奏時議者以人君謁廟有時
又祭服行事若迎郊謁見難行饗獻之禮嘗服又恐
非宜是以集議及兩省集議司徒竇貞固司空蘇禹
珪主議或言吳主孫休卽位迎其祖父於吳郡入祔
太廟休前一日出城野次明日嘗服奉迎此其例也
禮附人情假令齋車載主以從行未必皆須祭服行
事迎之宜也司徒竇貞固等獻議曰陛下方祇見於

祖宗屢孝思於迎奉酌人情而制禮迎廟主以爲宜
臣等未覓舊章止依情理以車駕出城爲是其迎奉
之儀請下禮儀使酌量草定從之禮儀使言來年正
月一日皇帝有事於南郊合祭天地於圓丘准禮以
祖廟配祭依祠令以信祖睿和皇帝配勅敬依典禮
三年二月內司製國寶兩坐詔太嘗具制度以聞有
司言唐六典符寶郎掌天子八寶其一曰神寶其二
曰受命寶其神寶方六寸高四寸六分厚一寸七分
蟠龍紐文與傳國璽同傳國寶秦皇以藍田玉刻之
李斯篆方四寸面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紐盤五

龍二寶歷代相傳以爲神器別有六寶一曰皇帝行璽二曰皇帝之璽三曰皇帝信璽四曰天子行璽五曰天子之璽六曰天子信璽此六寶因文爲名竝白玉螭虎紐歷代相傳或亾失則補之北朝鑄之以金至則天太后以璽字涉嫌改之爲寶八寶唐代符寶郎典之貞觀十六年別置玄璽一坐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白玉螭虎紐同光中製寶一坐文曰皇天受命之寶天福四年製寶一坐文曰皇帝神寶其同光天福二寶內司製造不見紐象分寸製度勅令製國寶兩坐宜用白玉方四寸螭虎紐其一宜以皇

帝承天受命之寶文其一宜以皇帝神寶爲文命中書令馮道書寶史臣曰國以玉璽爲傳授神器邃古無文運斗樞曰舜爲天子黃龍負璽世本曰魯昭公始作璽秦兼七國稱皇帝李斯取藍田之玉玉工孫壽刻之方四寸斯爲大篆書文之形制爲魚龍鳳鳥之狀希世之至寶也秦亾子嬰以璽降於軹道漢高祖得之與斬白蛇劍世世傳寶之王莽之篡使王舜求璽於元后后怒投之於階一角微缺莽誅公孫賓以璽送更始劉玄敗以授盆子及熊耳之敗盆子以璽降光武漢末黃門亂張讓投璽於井孫堅討董卓

入雒見井有五色氣乃杼得之持歸以授袁術術敗
荊州刺史徐璆得之詣許授獻帝漢禪魏文帝得之
魏禪晉武帝得之劉聰陷雒陽得之聰死歸劉曜爲
石勒所擒璽歸於鄴石季龍傳冉閔閔敗東濮陽太
守戴施入鄴得之送江東授穆帝晉禪宋劉裕得之
宋禪齊蕭道成得之齊禪梁蕭衍得之臺城之陷侯
景得之景敗其將侯子鑒欲以璽走江北爲追兵所
迫乃投於栖霞寺井中寺僧永杼得匿之陳永定三
年永弟子曾智以璽上陳文帝隋平陳隨叔寶入長
安隋之始得秦真傳國寶煬帝在江都宇文化及篡

逆以璽北度至韋縣爲竇建德所敗寶入建德建德
擒於武牢其妻曹氏以寶獻唐高祖祿山之亂肅宗
卽位於靈武上皇遣崔圓送璽於鳳翔代宗之避狄
分陝德宗之移幸山南皆以八寶從黃巢之亂僖宗
再幸山南昭宗播越石門神器俱在天祐四年輝王
禪位於梁命宰臣楊涉送寶於大梁梁亾莊宗入汴
得之同光末內難作亂兵犯蹕寶爲火所灼文字訛
缺明宗清泰復傳之清泰敗以傳國寶隨身自焚而
死其實遂亾失其神寶者方六寸厚一寸七分高四
寸六分蟠龍隱起文與秦璽同但玉色不及形制高

大耳不知何代造東晉孝武十九年南雍州刺史郗
恢於慕容永部得之送於金陵東晉末傳於宋高祖
宋亾入齊蕭道成得之齊亾入梁蕭衍得之臺城之
陷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齊携走江北獻齊文宣
帝宇文氏滅齊武帝得之歸長安宇文亾入隋文帝
改號傳國璽又改爲受命璽開皇九年平陳始得秦
氏真傳國璽仍以秦璽後出得於亾陳以北朝所傳
神璽爲第一秦璽次之隋亾竇建德妻與秦璽俱獻
長安唐高祖得之唐末不知所在秦初制受命寶時
別製六璽一曰皇帝行璽封冊諸王公用之二曰皇

帝之璽與王公書用之三曰皇帝信璽諸夏發兵用
之四曰天子行璽封冊蕃國用之五曰天子之璽賜
蕃國書用之六曰天子信璽徵蕃國兵用之六璽皆
曰玉刻螭虎紐方一寸五分高二寸傳之歷代或有
亾失北朝鑄之以金所謂乘輿八寶也太宗貞觀中
別刻玄_一莊宗時或引玄璽又別刻受命寶天福初
晉高祖以傳國寶爲清泰所焚特製寶一坐開運末
契丹陷中原張彥澤入京城晉主奉表歸命於虜王
遣皇子延煦等奉國寶并命印三面送與虜王其國
寶卽天福初所造者也延煦等廻虜王與晉帝詔曰

所進國寶驗來非真傳國寶其真實速進來晉王奏
曰真傳國寶因清泰末僞王從珂以寶自焚自此亾
失先帝登極之初特製此寶左右臣寮備知固不敢
別有藏匿也漢朝二帝未暇偷製故太祖命有司特
製此二寶焉

八月太嘗上言祭禮宗廟之祀三年一禘以孟冬五
年一禘以孟夏所以別尊卑審昭穆也四時之祭薦
其嘗事故禘祫之月則不行時饗恭惟追尊四廟經
今三年准禮合改十月孟冬薦饗爲祫并徧祭七祀
從之史臣曰禮官謬舉也禘祫之祭比以祧廟之主

無嘗饗故有三年五年合食於太祖之禮今太廟四
室聯棟而承五饗何合之有言審昭穆者禮天子七
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今但三昭三穆而已無
勞審也

九月將有事於南郊議於東京別建太廟時太嘗禮
院言准雒京廟室一十五間分爲四室兩頭有夾室
四神門每門屋三間每間一門戟二十四別有齋宮
神厨屋宇准禮左宗廟右社稷在國城內請下所司
脩奉從之

是月南郊禮儀使奏郊祀所用珪璧制度准禮祀上

帝以蒼璧祀地祗以璜琮祀五帝以珪璋琥璜其玉各依本方正色祀日月以珪璋祀神州以兩珪有邸其用幣天以蒼色地以黃色配帝以白色日月五帝各從本方之色皆長一丈八尺其珪璧之狀璧圓而琮八方珪上銳而下方半珪曰璋琥爲虎形半璧曰璜其珪璧琮璜皆長一尺二寸四珪有邸邸本也珪著於璧而四出也日月星辰以珪璧五寸前件珪璧雖有圖樣而長短之說或殊按唐開元中玄宗詔曰禮神以玉取其精潔此來用珉不可行也如或以玉難辨寧小其制度以取其真今郊廟所脩珪璧量玉

大小不必皆從古制伏請下所司脩製從之

是月禮儀使奏郊廟祝文例云古者文字皆書於冊而有長短之差魏晉郊廟祝文書於冊唐初悉用祝板惟陵廟用玉爲冊玄宗親祭郊廟用玉爲冊德宗朝博士陸淳議准禮用祝板祭已燔之可其議貞元六年親祭又用竹冊當司准開元禮并用祝板梁朝依禮行之至明宗郊天又用竹冊今詳酌禮例祝板爲宜從之

世宗顯德二年八月癸卯兵部尚書張昭上言今月十二日伏蒙宸慈召對面奉聖旨以每年祀祭多用

太宰念其耕稼之勤更備犧牲之用比諸黍養特可
愍傷令臣尋討故事可以他牲代否臣仰稟論言退
尋禮籍三牲八簋之制五典六樂之文著在典彜迭
相沿襲累經朝代無所改更臣聞古者燔黍捭豚尚
多質畧近則梁武麴牲笋脯不可宗師雖好生之德
則然於奉先之議太劣蓋禮主於信孝本固心黍稷
非馨鬼神饗德不必牲牢之巨細籩豆之方圓苟血
祀長係於宗祧而牲俎何須於蠶粟但以國之大事
儒者久行易以他牢恐未爲便以臣愚管其南北郊
宗廟社稷朝日夕月等大祠如皇帝親行事備用三

牲如有司攝行事則用少牢以下雖非舊典貴減犧
牛是時太嘗卿田敏又奏云臣奉聖旨爲祠祭用犢
事今太僕寺供犢一年四季都用犢二十二頭唐會
要武德九年十月九日詔祭祀之意本以爲民窮民
事神有乖正直殺牛不如禴祭明德卽是馨香望古
推今民神一揆其祭圓丘方澤宗廟已外竝可止用
少牢者特待時和年豐然後克脩嘗禮又按會要天
寶六載正月十六日赦文祭祀之典犧牲所備將有
達於虔誠蓋不資於廣殺自今後每大祭祀應用騂
犢宜令所司量減其數仍永爲嘗式其年起請以舊

科每年用犢二百一十二頭今請減一百六十三頭止用三十九頭餘祠饗宜並停用犢至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赦文國之大事郊祀爲先貴其至誠不美多品黍稷雖設猶或非馨牲牢空多未爲能饗國丘方澤仍依嘗式宗廟諸祠臨時獻熟用懷明德之馨庶合西隣之祭其年起請昊天上帝太廟各太牢一餘祭並隨事而供若據天寶六載自二百一十二頭減用三十九頭武德九年每年用犢十頭圓丘方澤一宗廟五據上元二年起請只昊天上上帝太廟又無方澤則九頭矣今國家用牛比開元天寶則不多

比武德上元則過其大半按會要太僕寺有牧監掌孳課之事乞今後太僕寺養孳課半其犢遇祭昊天太廟前三月養之滌宮取其蕩滌清潔餘祭則不養滌宮若臨時買牛恐非典故謹具奏聞奉勅祭祀尙誠祝史貴信非誠與信何以事神禴祭重於殺牛黍稷輕於明德犧牲之數具載典經前代以來或有增損宜採酌中之禮且從貴少之文起今後祭圓丘方澤社稷並依舊用犢太廟及諸祠宜准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制並不用犢如皇帝親行事則依嘗式四年四月乙酉禮官博士等准詔議祭噐祭玉制度

以開時國子祭酒尹拙引崔靈恩三禮義宗云蒼璧所以禮天其長十有二寸蓋法天之十二時又引江都集白虎通等諸書所說云璧皆內方外圓又云璜琮所以禮地其長十寸以法地之數其琮外方內圓八角而有好國子博士聶崇義以爲璧內外皆圓其徑九寸又按阮氏鄭玄圖皆云九寸周禮玉人職又有九寸之璧及引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郭璞注云好裡也肉邊也而不載八寸之數崇義又引冬官玉人云璧好三寸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蓋兩邊肉各三寸通好共九寸

則其璧九寸明矣崇義又云璜琮八方以象地每角各刻出一寸六分共長八寸厚一寸按周禮疏及阮氏圖竝無好又引冬官玉人云琮八角而無好崇義又云琮璜珪璧俱是禮天地之器而爾雅惟言璧瑗環三者有好其餘琮璜之器竝不言之則璜琮八角而無好明矣時太嘗卿田敏已下議以爲尹拙所說雖有所據而崇義援引周禮正文其理稍優請從之其諸祭品制度亦多以崇義所議爲定

五年六月癸酉禘於太祖先是言事者以皇家宗廟無祧廟之主不當行禘祫之禮國子司業兼太嘗傅

士聶崇義以為前代備廟累遷及追尊未毀皆有禘
 禘及引故事凡九條以為其証其畧曰魏明帝以景
 初三年神主入廟至五年二月禘祭明年又禘自茲
 已後五年為嘗且魏以武帝為太祖至明帝始三帝
 而已未有毀主而行禘禘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
 年祠部定十月三日大祠其太學博士議云按禘禘
 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自高祖至文帝才亦三帝未
 明毀主而行禘禘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
 一禘五年一禘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禘祭以冬且梁
 武乃受命之君才追尊四廟而行禘禘則知祭者是

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
 祭以仲月間以禘禘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宗
 廟備與不備其證三也文多不載至是終從崇義之
 議

禮部

議法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掌禮部

卷之五十四

考行遵節惠之文或册書褒德舉尊名之典乃至牧
宰旌於高士弟子表其先生雖無封爵亦著稱謂其
間溢美者有列曹之駁議追命者有故吏之奏記咸
可銓次以明行實復有性惟犄味行匪純正或謬舉
於公朝或肆奢於私室或矜伐以忤物或朋比而構
釁觸類而言為累匪一繇是舉易名之典示貶惡之
義則後之觀者得不悚懼而為善乎

申生晉獻公世子也獻公將殺世子

信驪姬之旨

公子重

耳謂之日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

蓋皆嘗為盍何不也志意重耳欲使

言見諸之意重耳申生異母弟後為文公

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

公之心也

言其意則驪姬必誅也驪姬獻公伐驪戎所獲女也申生之母蚤卒驪姬嬖焉曰

然則盍行乎

行猶去也

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

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

言人有父則皆惡欲弑父使人

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及至於死

申生不敢愛其死

辭猶告也狐突申生之傳舅犯之父也前此者獻公使申伐東山臯

維氏狐突謂申生欲使之行今言謝之伯氏狐突別氏

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

家多難

子驪姬之子齊伯

伯氏不出而圖吾君

圖猶謀也不出為君謀國

家之政然則自臯落氏及後狐突懼乃稱疾

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

賜而死

賜猶惠也

再拜稽首乃卒

既告狐突乃雉經

是以為恭世

子也

言行如此可以為恭於孝則未之有

鄭幽公為子家所弑鄭人討幽公之亂斷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楚成王之卒謚曰靈不瞑曰成乃瞑

共王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

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多福謂君是以

不得而亾師於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孔多矣孔大

也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窳

窳之事窳厚也窳夜也厚夜猶長夜所以從先君於

禰廟者從先君代請為靈若厲欲受惡也以歸先君

殺不辜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

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爾若之何變

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

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鶯言子囊

之

公叔文子卒文子衛南公之其子戌請謚於君曰日

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

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饑者是不亦惠乎君靈公也昔者衛

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難為魯昭公

衛侯之兄繫也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

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班制謂尊卑之差故謂夫

子貞惠文子

後不言貞惠者文有以兼之此云公叔文子之臣大夫侯與文子同升諸公孔子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孔圉衛大夫也既卒謚曰文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

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北宮喜為大夫卒衛侯賜謚曰貞子

滅齊氏故

析宋鉏為大夫卒衛侯賜謚曰成子

從公故

漢衡山王勃值七國反王堅守無二心徙王濟北以

褒之及薨遂賜謚為貞王

河間王德立二十七年薨中慰嘗麗以聞曰王身端

行治

端直治理

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於鰥寡

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智曰獻

睿深也通也

宜謚曰獻

王

霍去病為驃騎將軍薨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

景武謚曰桓廣地謚也謚灑布義行剛曰景碎土服遠曰桓

張勃嗣父富平侯為諫議大夫元帝初即位詔列侯

舉茂材勃舉太官獻丞陳湯

獻丞主貢獻物也

湯待遷父死

不犇喪

犇古奔字

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

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謚曰繆侯

以其所舉不得人故加惡謚繆者妄

陽城侯劉德子向坐鑄偽黃金當伏灑

律鑄偽黃金棄市也

德

上書訟罪會薨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

賜謚置嗣制曰賜謚繆侯

以其妾
訟子

王立元帝時以太后弟封江陽侯王仁嗣父譚為平
河侯平帝時王莽輔政忌之奏令就國家遣使者迫
守立仁令自殺賜立謚曰荒侯仁謚曰刺侯

杜業以列侯為太嘗坐瀆免官就國平帝時以憂恐
發病死初業尚成帝妹穎邑公主無子薨業家上書
求還京師與主合葬不許而賜謚曰荒侯

後漢祭遵為征虜將軍建武九年卒博士范升上疏
追稱遵曰臣聞先王崇政遵美屏惡昔高祖大聖深
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者錄勲臣頌其德美生

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
無絕嗣冊書鐵券傳於無窮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
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廢而復興絕而復
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褒序輔佐封賞
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之不幸早薨陛下
仁恩為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
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以加生
厚亾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古者臣疾君視
臣卒君吊德之厚者也陵厲以來久矣及至陛下復
興新禮群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脩行積善竭

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浮取雒陽衆
 兵既退獨守衝難制御王心不越濃度所在吏人不
 知有軍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
 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以遵無子
 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
 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塋雒陽間
 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為將軍取
 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為孔子立
 後奏至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
 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

以明善惡臣愚以為宜因遵薨論敘衆功詳按謚濃
 以禮成之顯彰國家篤古之制為後嗣灋帝乃下升
 章以示公卿至塋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
 容車介士軍陣送塋謚曰成侯

朱頡脩儒術安帝時至陳相卒頡子穆與諸儒考依
 古義謚曰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與人共謚為文忠

先生 袁山松書載蔡邕議曰魯季文子君子以為忠
 而謚曰文子又傳曰文忠之實也忠以為實文
 以彰之遂共謚穆荀爽聞而非之故張璠論曰夫謚
 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故顏閔至德不聞有謚朱
 蔡各以衰世臧否
 不立故私議之

楊厚為侍中病歸以黃老教授卒於家鄉人謚曰文

父

張霸為侍中卒將作大匠翟輔等與諸門人追錄本行謚曰憲文

郭鎮為尚書延光中中黃門孫程誅中嘗侍江京等立濟陰王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閻景以成大功後為廷尉卒子賀累遷復至廷尉及賀卒順帝追思鎮下詔賜鎮謚曰昭武侯賀曰成侯

荀靖字叔慈有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終號曰玄行先生靖少有俊才動止以禮靖弟爽亦以才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及卒學士惜之誄靖者二十六人穎陰令丘禎追謚靖曰玄行先生

范冉冉或作丹卒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謚

僉曰宜為貞節先生清白守節曰貞好廉自薨曰節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靈帝時大將軍竇武碎為掾屬後歸鄉閭絕人事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卒於家何進遣使吊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為文範先生

夏恭為泰山都尉善為文章卒官諸儒共謚曰宣明君子牙少習家業著賦頌讚詩凡四百篇舉孝廉卒早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蔡稜陳留郡人邕之父也有清白行謚曰定公邕祖携芳碑

云莠字叔業有周之胄昔蔡叔沒成王命其子仲使踐諸侯之位以國氏姓君其後也君曾祖父勳哀帝時以孝廉為長及君之身增脩厥德順帝以司空高第遷新蔡長年三十九卒長子稜字伯直處俗孤黨不協於時垂翼革髮人爵不升年五十三卒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其行不差曰定

魏大傅鍾繇薨有司議謚以為繇昔為廷尉辨理刑獄決嫌明疑民無怨者猶于張之在漢也詔曰大傅功高德茂位為師保論行賜謚當先依此兼敘廷尉于張之德耳乃策謚曰成侯

吳質為侍中太和四年卒以怙威肆行謚曰醜侯質子應乃上書論枉至正元中乃改謚威侯

蜀陳祗為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祗上承王指

下按闔豎深見信愛景耀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乃下詔曰祗統職一紀柔嘉惟則幹肅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明命不融遠朕用悼焉夫存有令問則亾加美謚謚曰忠侯

趙雲為鎮東將軍後軍敗貶為鎮軍建興七年卒追謚曰順平侯初先主時惟法正見謚後主時諸葛亮功德蓋世蔣琬費禕荷國之重亦見謚陳祗寵待特加殊獎夏侯霸遠來歸國故復得謚於是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及雲乃皆追謚時論以為榮

雲別傳載後主

詔曰雲昔從先帝功績既著朕以幼冲涉途艱難賴侍忠順濟於危險夫謚所以敘元勳也外議云宜謚

大將軍姜維等議以為雲昔從先帝勞績既著經營天下遵奉法度功效可書當陽之役義貫金石忠以衛上君念其賞禮以厚下臣忘其死死死者有知足以不溺生者感恩足以殞身謹按謚法柔賢慈惠曰順執事有班曰平克定禍亂曰平應謚雲曰順平侯

晉何曾為太宰侍中咸寧四年薨將葬下禮官議謚博士秦秀議曰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裔而少以高亮嚴肅顯登王朝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之謨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槩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禮爾丘明有言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大晉受命勞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顯赫累

世暨乎耳順之年身兼三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保傅之貴執司徒之均二子皆金貂卿較列於帝側方之古人責浮負重雖舉門盡死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饗位非嘗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違斷金之利也穢皇代之美壞人倫之教生天下之醜示後生之傲莫大於此自近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周公吊二季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曾參奉之啓手歸全易簣而沒蓋明慎終死而後已齊之史氏亂世陪臣

爾猶書君賊累死不懲况於皇代守典之官敢畏強盛而不盡禮管氏有言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亾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罪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所謂四維復何寄乎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恬亂肆行曰醜曾之行已皆與此同宜謚繆醜公武帝不從策謚曰孝太康末子紹自表改謚曰元賈充爲太尉錄尚書太康三年薨初充用韓謚爲嗣武帝特許之及下禮官議充謚博士秦秀議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爲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鄧

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鄆聖人豈不知外孫親耶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又按詔書自非功如太宰始封後如太宰所取必已自出如太宰不得以爲比然則以外孫爲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蓋可然乎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謚法皆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不從博士段暢希旨建謚曰武帝乃從之

劉毅爲尚書左僕射卒羽林左監北海王宮上疏曰中詔以毅忠允匪躬贈班台司斯誠聖朝考績以毅著勲之美事也臣謹按謚者行之迹而號者功之表

今毅功德竝立有號無謚於義不體臣竊以春秋之事求之謚法主於行而不繼爵然漢魏相承爵非列侯則雖沒而高行不加之謚至使三事之賢臣不如野戰之將銘跡所殊臣願聖世舉春秋之遠制改列爵之舊限使夫功行之寔不相掩替則莫不率賴若以革舊毀制非所倉卒則毅之忠益雖不攻城畧地論德進爵亦應在例臣敢惟行輔周之義謹牒毅功行如右武帝出其表使八座議之多同宮議奏寢不報

曹志爲散騎嘗侍遭母憂居喪過禮因此篤病喜怒失嘗及卒太嘗奏以惡謚崔褒歎曰魏顙不從亂以病爲亂也今謚曹志而謚其病豈謂其病不爲亂乎於是謚爲定

陳準爲太尉廣陵公及薨太嘗奏謚散騎嘗侍領國子博士嵇紹駁曰謚號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文武顯於功德靈厲表於閭蔽自頃禮官協情謚不依本準謚爲過宜謚曰謬事下太嘗時雖不從朝廷憚焉

郭奕爲尚書卒太嘗上謚爲景有司議以貴賤不同號謚與景皇同不可請謚曰穆紹曰謚所以旌德表

行按謚法一德不懈為簡奕忠毅清直立德不踰於

是遂賜謚曰簡

太康八年十月太嘗上謚故太嘗平陵男郭奕為景侯有司奏云晉受命

以來祖宗號謚群下未有同者故郭奕與景皇同不可聽宜謚曰穆王濟羊僕等并云夫無窮之作名謚不一若皆相避於制難全如悉不復非推崇事尊之禮宜依禕名之義但及七廟祖宗而已不及於毀之廟成祭武茂劉納並云同謚非嫌號謚者國之大典所以萬世作教經文人之遠一也同雖歸父義有所不墜及在臣子或以行顯故能使上下愚愆罔有意拒願加也同堯舜以來司謚之禮舍漢魏近制相辟之議又引周公文子同謚文武帝詔曰非言君臣不可同正以奕謚景不甚當爾宜謚真簡及大元四年侍中王攸之表君臣不嫌同謚尚書奏以攸之言為然

滕脩初仕吳為廣州刺史吳平以脩為安南將軍廣

州牧太康九年卒謚曰聲脩之子竝上表曰父脩

羈繼吳壤為所驅馳幸逢開通沐浴至化得從俘虜

握戎馬之要未覲聖顏委南藩之重實繇勞動少聞

天聽故也年衰疾篤屢乞骸骨未蒙垂哀奄至薨殞

臣承遺意輿襯還都瞻望雲闕實懷痛裂竊聞博士

謚脩曰聲直章流播不稱行績不勝愚情冒昧聞訴

帝乃賜謚曰忠

周處為御史中丞從征西將軍梁王彤征氐人齊萬

年力戰而沒及元帝為晉王將加處策謚太嘗賀循

議曰處履德清方才量高出歷守四郡安人立政人

司百僚直節不撓在戎致身見危授命此皆忠賢之

茂實烈士之遠節按謚法執德不回曰孝遂以謚焉
庾珉字子琚少歷散騎嘗侍本國中正侍中封長岑
男懷帝之沒劉元海也珉從在平陽元海大會因使
帝行酒珉不勝悲憤再拜上酒因大號哭賊惡之會
有告珉及王雋等謀應劉琨者元海因圖弑逆珉等
竝遇害太元末追謚曰貞
謝石爲衛將軍薨請謚下禮官議博士范弘之議曰
石階籍門蔭屢登崇顯總司百揆翼贊三臺閑練庶
事勤勞匪懈內外僉議皆曰與能當淮淝之捷勲極
危墜雖皇威遐震狡寇天亾因時立功石亦與焉又

聞建學較以延胄子雖盛化未洽亦愛禮存羊然古
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侃侃終日次則厲身奉國夙
夜無怠下則愛人惜力以濟時務此數者然後可以
免惟塵之譏塞素飧之責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則論
道唱言無忠國之謀守職則容身而已不可謂事君
貨贖京邑聚斂無厭不可謂厲身坐擁大衆侵食百
姓大東流於遠近怨毒結於衆心不可謂愛人工徒
勞於土木思慮殫於機巧紈綺盡於婢妾財用糜於
絲桐不可謂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國之所去也先
王所以正風俗理人倫者莫尚乎節儉故夷吾受謗

於三歸平仲流美於約已自頃風軌陵遲奢僭無度
廉耻不興利競交馳不可不深防原本以絕其流漢
文襲弋綈之服諸侯猶侈武帝焚雉頭之裘靡麗不
息良繇儉德雖彰而威禁不肅道自我建而行不及
物若存罰其違必貶其惡則四維必張禮義行矣按
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謚曰襄墨公
朝議不從單謚曰襄之責矣今公...
王述為尚書令卒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謚曰穆
以避穆帝改曰簡...
何無忌為會稽太守將軍征虜循兵敗握節死詔

贈侍中司空謚曰忠肅

宋何勗以尚公主封安成公與臨汝公子孟靈休並各
奢豪勗官至侍中追謚荒公

顏師伯為散騎嘗侍尚書僕射領丹陽尹為前廢帝
所害明帝即位詔曰師伯昔逢代運豫班榮賞遭罹
厄會殞命潘刑宗嗣殄絕良用矜悼但其心瀆貨宜
貶贈典可詔封社以慰冤魂謚曰荒

王敬弘卒昇明二年詔曰夫珍秘蘭幽貞芳載越徽
猷沉遠懋禮彌昭故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敬弘神運冲簡職宇標峻德敷象魏道藹丘園高



挹榮冕凝心塵外清光粹範振俗淳風兼以累朝延賞聲華在詠而嘉篆闕文猷策韜采尚想遙分典懷寢寤便可詳定輝謚式旌追典謚爲文貞公

劉延孫爲侍中僕射卒有司奏謚忠穆詔爲文穆南齊長沙王晃有武力爲太祖所愛太祖嘗曰此我任城也世祖緣此意故謚曰威

褚彥回爲尚書令卒先是陶季直齊初爲尚書北部郎時彥回與季直素善類以爲司空司徒主簿委以府事彥回卒尚書令王儉以彥回有至行欲謚爲文孝公季直請曰文孝是司馬道子謚恐其人非具美

不如文簡儉從之

王晏爲吏部尚書以舊恩見寵時尚書令王儉雖貴而疎晏旣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儉卒禮官議謚帝欲依王導謚爲文獻晏啓帝曰導乃得此謚但宋來不加素侯出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

梁劉囁有賢行天監元年下詔爲囁立碑謚曰貞簡先生

徐勉爲侍中衛將軍卒有司奏謚曰居敬行簡曰簡帝謚曰執心決斷曰肅因謚簡肅公

沈約爲尚書令侍中天監十二年卒有司謚曰文高

祖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爲隱

劉峻居東陽吳會人士從其學普通二年卒時年六十八門人謚曰玄靖先生

安成康王秀世子機爲寧遠將軍湘州刺史大通二年薨於州時年二十機美姿容善吐納家旣多書博學強記然而好弄尚力遠士子近小人爲州專意聚歛無治績頻被案劾及將葬有司議謚高祖詔曰王好內怠政可謚曰煬

蕭子顯爲吳郡太守卒性凝簡負其才氣及葬請謚高祖手詔云恃才傲物宜謚曰驕

蕭曄爲晉陵太守卒於群初曄寢疾歷年官曹擁滯有司按謚法言行相違曰替乃謚替侯

邵陵王綸爲西魏軍所敗死於汝南岳陽王登遣迎喪葬於襄陽望楚山南贈太宰謚曰安後元帝議追加謚尚書左丞劉毅議謚法怠政交外曰携從之

王儉爲太子中庶子卒贈侍中承聖三年世祖追贈曰賢而不伐曰恭謚恭

王孺爲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居喪未朞以毀卒時年五十九謚曰孝子

劉訐平原人州辟主簿不就及卒宗人至友相與刊

石立銘謚曰玄貞處士

阮孝嗣陳留尉氏人性至孝沈靜爲名流所欽重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後卒時年五十八門徒誄其德行謚曰文貞處士

劉敞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隱居求志遨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精心學佛及卒親故誄其行迹謚曰貞節處士

蕭眎素徵中書侍郎辭不就及卒親故述其事行謚曰貞文先生

陳周敷爲鎮南將軍豫州刺史討周廸與廸對廸繪

敷曰吾昔與弟戮力同心宗從匪他豈規相害今願伏罪還朝因弟披露心腑乞先挺身共立盟誓敷許之方登壇爲廸所害詔曰敷受任遐征淹時違律虛襟姦詭遂貽喪仆但夙著勤誠亟勞戎旅猶深惻慘愍悼於懷可存其第賦量所賻卹還喪京邑謚曰脫袁泌爲司徒左長史卒於官臨終戒其子芳華曰吾於朝廷素無功績瞑目之後無得受贈謚其子述泌遺意朝廷不許謚曰質魯悉達幼以孝聞及爲吳州刺史遭母憂哀毀過禮因遘疾卒謚曰孝侯

後魏穆崇為太尉封宜都公天賜三年薨先是衛王儀逆崇預焉道武惜其功而秘之及有司奏謚帝親覽謚法至述義不尅曰丁太祖曰此當矣乃謚曰丁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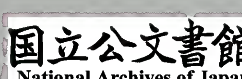
樂王丕坐劉潔事以憂薨謚曰戾生王

任城王世雋為尚書令輕薄好去就及薨謚曰躁戾鄭羲為兗州刺史多所授納政以賄成徵為秘書監卒尚書奏謚曰宣詔曰蓋棺定謚先典成式激揚清濁治道明範故何曾幼學良史不改繆醜之名賈充寵晉直士猶立荒公之稱羲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廉

清稽古之効未光於朝榮昧貨之談已形於民聽謚以舍問殊乖於衷又前歲之選匪繇備行充舉自荷後任勲績未昭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傳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

高祐為宋王昶傅昶薨徵為宗正卿久而不赴詔免卿太和二十三年卒太嘗議謚曰煬侯詔曰不遵上命曰靈可謚為靈

彭城王勰孝文宣武時累有功及薨太嘗卿劉芳議勰謚曰王挺德弱齡誕資至孝睿性過人學不師授



卓爾之操發自天然不群之美幼而獨出及入叅政
務綸綍有光爰登中鉉敷明五教漢北告危皇赫問
罪王內親藥膳外總六師及宮車晏駕上下哀慄奮
猛御威英畧潛通翼衛靈輿整戎振旅歷次宛謝迄
於魯陽送往奉居無慙周霍稟遺作輔遠至邇安分
陝嘗方流詠燕趙廓清江西威懾南越入整百揆庶
績咸熙履勤不憚在功愈挹溫恭愷悌忠雅寬仁興
居有度善終篤始高尚厥心功成身退義亮聖衷美
光世典依謚法保大定功曰武善問周達曰宣謚曰
武宣王

于忠爲尚書右僕射薨贈侍中司空公有司奏太嘗
少卿元端議忠剛直猛暴專愆好殺按謚法性剛理
直曰武怙威肆行曰醜宜謚武醜公大嘗卿元脩儀
議忠盡心奉上剪除凶逆依謚法除僞寧真曰武夙
夜恭事曰敬宜謚武敬公二議不同事奏靈太后令
曰可依正卿議

石祖興嘗山九門人也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直等喪
亾祖興自出家絹二百餘疋榮護喪事州郡表列孝
文嘉之賜爵二級爲上造後拜寧陵令卒吏部尚書
李韶奏其節義請加贈謚以獎來者靈太后令如所

奏有司乃謚曰恭
源懷爲車騎大將軍卒贈司徒冀州刺史盧昶奏太
嘗寺議謚曰懷體尚寬柔器操平正依謚法柔直考
終曰靖宜謚靖公司徒府議懷作牧陝西民飲惠化
入總端二朝列歸仁依謚法布德執義曰穆宜謚穆
公二議不同詔曰府寺所執並不克允愛民好與曰
惠可謚惠公
索敞爲中書博士篤勤訓教多所成益前後所出顯
達位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出補扶風太守在位清
貧未幾卒官時舊同學生等爲請謚詔謚曰獻

王肅爲散騎嘗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薨有
司奏以肅貞心大度宜謚康公詔謚宣簡
甄琛孝明時爲車騎將軍特進加侍中卒贈司徒公
尚書左僕射太嘗議謚文穆吏部袁翻奏曰案禮謚
者行之迹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
行受細名行生於己名生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謚者
累其生時美惡所以爲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嘗存
也凡薨亾者所屬卽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
行迹功過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嘗部博士評議爲
謚列上謚不應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

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以爲褒貶之實也今之行狀皆出自其家行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相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顏接衽論其謚也雖窮文盡武罔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爲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致號謚之加與泚階莫異專以極美爲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於此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賢比迹文穆

之謚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謚於例普重如甄之流無不復謚謂宜依謚法慈惠愛民曰孝宜謚曰孝穆公自今已後明勤太嘗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爲受必准人立謚不得優越復有踵前來之失者付法司科罪從之

馮誕爲司徒卒有司奏謚詔曰案謚法善行仁德曰元柔克有光曰懿昔貞惠兼美受三謚之榮忠武雙徽錫兩號之茂式准前迹宜契具贍旣自少綢繆知之唯朕案行定名謚曰元懿

牟祉爲平北將軍卒太嘗少卿元端博士劉臺龍議

謚曰社志在埋輪不避強禦及贊戎律熊武斯裁伏
節撫藩邊夷識德化沾殊俗襁負懷仁謹案謚法布
德行剛曰景宜謚爲景侍中侯剛給事黃門侍郎元
纂等駁曰臣聞唯名與器弗可妄假定謚准行必當
其迹案社志性急酷所在過戚布德罕聞暴聲屢發
而禮官虛述謚之爲景非直失於一人實毀朝則請
還付外准行更量虛實靈太后令曰依駁更議元端
臺龍上言竊唯謚者行之迹狀者迹之稱然尚書銓
衡是司釐品庶物若狀與迹乖應抑而不受錄其實
狀然後下寺謚法准狀科正豈有舍其行迹外有所

求去狀去稱將何所准簡社以母老辭藩乃降手詔
云卿綏撫有年聲實兼著安邊寧境實稱朝望及其
歿也又加顯贈言社誠著累朝効彰內外詔冊褒美
無替倫望然君子使人器之義無求備德有數德優
劣不同剛而能克亦爲德焉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
景謂前議爲允司徒右長史弘烈主簿李瑒勅稱按
社歷官累朝當官允稱委捍西南邊隅靖邊准行易
名獎戒攸在竊謂無虧體例尚書詔又述奏以府寺
爲允太后可其奏
馬熙文明太后之兄也爲內都太官太師薨於代有

司奏謚詔曰可以威疆恢遠曰武奉謚於公樞

後周趙善爲左僕射西魏文帝大統九年從戰芒山屬大軍不利善爲敵所獲卒於東魏建德初周齊通好齊人乃歸其柩其子表請贈謚詔謚曰敬

隋楊雄封觀德王及薨有司考行請謚曰懿帝曰王道高雅俗德冠生民乃賜謚曰德

劉炫爲太學博士以品卑去任歸於河間時盜賊蜂起穀食踊貴教授不行因凍餒而死時年六十八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

唐陳叔達貞觀初爲尚書坐閨庭不理歸第及卒太

嘗議謚曰繆後贈戶部尚書改謚曰忠

皇甫無逸貞觀中爲益州刺史其母疾篤太宗令驛召之無逸性至孝承問惶懼不能飲食因道病而卒贈禮部尚書太嘗考行謚曰孝禮部尚書王珪駁之曰無逸入蜀之初自當扶持老母與之同去申其色養而乃留在京師子道未足何得爲孝謚爲良

虞世南卒贈禮部尚書貞觀十二年十一月勅曰虞世南學綜古今行篤終始至孝忠直事多弘益易名之典抑有舊章前雖謚懿未盡其美可謚曰文懿蕭瑀卒贈司空太嘗初謚曰德尚書省謚曰肅太宗

以易名之典必考其行蕭瑀性多猜貳有失其真更據實謚曰貞福公

封德彝卒贈司空太嘗初謚曰明後治書侍御史唐臨追駁曰包藏之狀死而後發猥加贈謚未正嚴科大宗令百官詳議民部尚書唐儉等議曰罪暴身後恩結生前所歷之官不可追奪請除贈改謚詔從之乃謚曰繆

宇文士及卒贈左衛大將軍初謚爲恭黃門侍郎劉洎駁之曰士及居家侈縱不宜爲恭竟議謚爲縱許敬宗爲侍中高陽郡公卒太嘗定謚博士袁思古

議曰敬宗位以才升歷居清級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如夷落聞時學禮事絕於趨庭納采問名唯聞於黷貨白珪斯玷有累清虛易名之典須憑實行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爲繆敬宗孫太子舍人彥伯訟稱思與之許氏先有嫌怨請改謚博士黃福時議曰謚者飾終之稱也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使嫌隙是實卽合據法推繩如其不然未虧直道義不可奪官不可侵二三其德何以言禮請依思古議爲定戶部尚書戴至德謂福時曰高陽公任遇如此何以定謚爲繆答曰昔晉司空何曾旣忠直且孝徒以日食

萬錢所以貶爲繆醜况敬宗忠孝不逮於何曾飲食男女之累有逾於何曾而定謚爲繆無負於許氏矣詔令尚書省集五品以上重議禮部尚書楊思敬議稱按謚法旣過能改曰恭請謚曰恭

韋巨源卒贈特進荊州大都督太嘗博士李處直謚曰昭戶部員外郎李邕駁之曰三思引之爲相阿韋託之爲親無功而封無德而祿同族則醜正安石他人則附邪楚客謚之曰昭良恐不當初巨源與安石迭爲宰相時人以爲情不相叶故邕以此稱之處直仍因請依前謚爲定邕又貶曰夫古之議謚在乎

勸沮將杜小人之業冀長君子之風故善者雖在不貴仕而沒有餘名此賢達所以守節也爲惡者雖生有所幸死懷所懲此回邪所以易心也嗚呼巨源嘗未斯察而乃聞義不從與惡相濟蓄罔上之志叶群凶之謀苟容聖朝貪昧厚祿自以宰臣之貴不崇朝而賈害者固鬼得而誅之也彼則匹夫之微未受命而行刑者固人得而誅之也幽明之慎斷焉可知天地之心自此而見矣頃者皇運中興功臣翼政時序未幾邪逆執權姦慝者拜爵於私門忠正者降黜於藩郡巨源此際用事方殷於阿韋何親而結爲昆季

於國家何力而累忝大官此則關通中人附會武氏
託城社之固亂皇家之基故其罪一也又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酌於禮經陳於郊野將以對越天地光揚
祖宗既告成功以觀海內推昔亞獻不聞婦人阿韋
蓄無君之誠懷自達之意潛圖帝位議啄皇孫昇壇
擬儀拜賜明命將豫家事無守國章巨源創跡於前
悖演成功於後時有禮部侍郎徐堅太嘗博士唐紹
蔣欽緒彭景直竝言之莫從其罪二也又上天不弔
先帝遇毒悔禍無欽阿韋將篡畫計未果逆心尙播
周章夷猶倉卒迷繆於是太平公主矯爲陳謀上官

昭容給草遺詔故得今上輔政阿韋叅謀大業垂成
而休命中輟者職繇巨源躡韋温之足楚客附巨源
之耳梟聲遽發狼顧相驚以阿韋臨朝以韋温當國
其罪三也又人爲邦本財實聚人奪其財則人心自
離無其人則國本何恃巨源屢踐台輔專行勾徵廢
越條章崇尚侵刻樹怨天下剝害生靈兆庶流離戶
言減耗况以三思食邑徃在貝州時屬九陰災逢多
雨租庸捐免甲令昭明匪今獨然自古不易三思慮
其封物巨源啟此異端以爲稼穡湮泥雖無菽粟蠶
桑織紉可輔庸調致使河朔黎人海內士女去其鄉

并鬻其子孫饑寒切身朝夕奔命其罪四也但巨源長於華宗仕於累代作萬國之相處具瞻之秋蔽日月之層輝負丘山之重責今乃妄加褒述安能分謗者哉當時雖不從邕議論者是之

程行謚卒贈尚書左丞相謚曰貞與岐王府長史裴子餘謚曰孝同時列上中書令張訟省之曰程裴二謚可謂議之無愧者

朱慶禮卒贈工部尚書太常博士張星定謚曰慶禮太剛則折至察無徒有事東北所亾萬計所謂害於家凶於國按謚法好功自是曰專請謚爲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駁之曰營州鎮彼戎夷扼喉斷臂逆則制其死命順則爲其主人是稱樂都其來尚矣尋罷海運充廣歲儲邊亭宴然河朔無擾與夫興師之費轉輸之勞較其優劣孰爲利害而云所亾萬計一何繆哉安有踐其迹以制實貶其謚以詢虛乘慮始之謗聲忘經遠之權利義非得所孰謂其當請以所議更下太常庶表行之迹可尋而易名之典不墜也星復執前議慶禮兄子辭上稱寃乃謚曰敬

張說爲尚書左丞燕國公卒太常初謚爲文貞左司郎中楊伯成駁曰謚者德之表行之迹將以激勵風

俗簡束名教固無虛譽是存實錄准張說罷相制云
不肅細微之人頗乖周慎之旨又致仕制云行虧半
古防闕周身未免瓜李之嫌而喧衆多之口且玉之
有瑕尚可磨也人之斯玷焉可追也謚日文貞何成
勸沮請下太嘗更據行事定謚工部侍郎張九齡又
議請依太嘗爲定衆論未決上爲制碑文賜謚日文
貞繇是始定

裴光庭爲侍中卒贈太師太嘗博士孫琬將議光庭
謚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道建議謚爲克時人以
爲希蕭蒿意旨帝聞而特下詔賜謚曰忠獻仍令中

書令張九齡爲其碑文史官韋述以改謚爲非論曰
春秋之義諸侯死王事塋之加一等蓋加其有功也
而不及其賞也爰至漢魏則祿之卽受寵被寵安唯
德是褒豈虛受也近代以來寵贈無紀或以職位崇
顯一切優錫或以子孫榮貴恩例無加賢愚虛實爲
一貫矣裴光庭以守法之吏驟登相位踐我機衡豈
不多愧贈以師範何其濫歟張燕公有扶翊之勲居
講諷之舊秩躋九命官歷二端議者猶謂贈之過當
况光庭去斯猶遠何妄竊之甚哉蓋名器假人昔賢
之所惋也

杜暹卒贈尚書左丞相初謚貞肅右司員外郎劉同昇都官員外郎韋康廉駁曰暹有忠孝之美太嘗所謚不盡其行博士裴總執曰杜尚書在以墨線受職事雖奉國不得爲孝請依舊爲定暹子孝友詣闕陳訴上聞而更令所司詳定竟謚曰貞肅

盧奕爲安祿山所害贈兵部尚書太嘗博士獨孤及議曰盧奕剛毅朴忠直方而清勵精吏事所居可紀天寶十四載雒陽陷沒於時東京人事狼狽鹿駭猛虎磨牙而爭其肉居位者皆欲保性命而全妻子或競先策蹇爭脫笄鼓或不耻苟活其飲盜泉奕獨正

身守位仗義不去以死全節誓不辱身勢窮力屈以朝服就死猶慷慨數賊梟獍之罪觀者伏慄奕不變其色西面辭君而後受害雖古烈士方之者鮮矣或曰雒陽之存操兵者實在其咎非執法吏所能抗師敗將奔去之可也委身寇讐以死誰懟奕以爲不然勇者禦而忠者守必社稷是衛則死生以之危而去之是智免也忠於何有苟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仲由結纓於衛不避其難也玄冥勤其官而水死守位而忘軀也伯姬待婢而火死先禮而後身也彼四人者死之日皆於事無補夫豈愛死而賈禍也以爲

死輕於義而捐生古史書之使事君者勸然則安祿山亂大於里丕奕廉察之任切於玄冥之官分官所繫不啻於保姆逆黨兵威烈於水火於斯時也與能執干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不來推之不去豈不以師可虧免不可苟身可殺節不可奪故全其特操於白刃之下孰與夫懷安偷生者同其風義謹按謚法圖國忘死曰貞秉德遵業曰烈奕執憲戎馬之間志藩王室可謂圖國國危不能拯而繼之以死可謂忘死歷官十一任言必正事必果而清節不撓去之若始至可謂秉德先黃門以直道佐時奕嗣之忠純可謂

遵業請謚曰貞烈從之

韋陟爲左僕射卒太嘗博士程皓議謚爲忠孝刑部尚書顏真卿以爲忠則以身許國見危致命孝則晨昏色養取樂庭闈不合二行殊高以成忠孝主客員外郎歸崇敬又駁之紛議不已右僕射郭英乂不達其體請從太嘗之狀

吳兢爲嘗王傅天寶八載卒於家寶應二年三月洪吉等州觀察使洪州刺史張鎬奏曰故嘗王傅吳兢先朝史臣歷踐中外大行忠信彰於朝野伏以訓誡明旨謚法依遵臣早歲服膺備知名實相副特乞聖

恩褒其嘉謚從之

苗晉卿卒贈太師初謚為懿獻及勅出改曰文懿

太嘗

議謚曰懿獻初晉卿東都留守引用大理評事元載為推官至是載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懷舊恩諷有司

改謚曰

文貞

郭知運為隴右節度使卒贈涼州都督子英又等劍

南節度議謚曰威右司員外郎崔厚駿之曰郭知運

承恩詔葬向五十餘年今請易名竊謂非禮又按禮

經云禮始為大又曰過時不及為禮也昔衛公叔文

子卒將葬其子成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讎

所以易其名者蓋時不可踰也今知運既名不浮循

數紀之前門生故吏已合請謚今乃申請竊將有為

而為其子英又頃屬多故屢制方隅朝廷策勳崇位

端撥附從者竊不中之禮會無妄之求况今裂土者

接軫專征者百輩若率而行之誰曰無請不唯有司

疲於簡牘抑恐名器等於草芥雖欲曲全竊將不可

又禮經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若知運合謚而不

以其時則嗣子廢先君之德若不合謚而苟遂其志

則先君因嗣子而見尊以僕射而言既詒越禮之誚

以國家而言又殊旌善之體請下太嘗寺重議博士

獨孤及議曰禮時為大順次之將葬易名時也有故

闕禮追遠請謚順也公叔戍請謚適當塋前謹按三百經禮三千威儀曾不言已塋則不追謚况帝王殊途不相沿襲新禮則死必有謚不云日月有時今請易名者五家無非塋後苗太師一年矣呂涇四年矣盧奕五年矣顏杲卿八年矣竝荷褒寵無異同之論獨知運不幸遂以過時見抑苟必以已塋未塋爲節則八年與五年其緩一也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此謂其父無爵而子居貴位不當以已之貴加榮於父若知運方面重寄列位九卿茂勲崇名與衛霍侔飾終之禮宜加於他將

一等豈待因嗣子然後作謚今之專征者率多起屠販皂隸之中雖逢風雲化爲王侯而其間祖父爵位與知運等當請謚者有幾何乃懼名器等於草芥以是廢禮竊爲近誣考彼載籍徵諸舊史易名之禮請如前議

呂禮爲江陵尹卒贈吏部尚書太嘗議謚曰恭度支員外郎嚴郢駁曰今太嘗議荆南之政詳矣而日在台司齟齬無匪躬之能者乃搜瑕掩德非中道之言也國家故事宰臣之謚皆有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呂公文能禁異貞則幹事身則利人威烈烈規不可

備傳舉傳敘八元之德曰忠蕭恭懿若以美謚擬於形容傳士獨孤及議曰秦苻必加謚二字具以忠配蕭謹按舊議凡沒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謚於尚書省而考行定謚則有司存朝廷辨可否宜在衆議今駁議撰謚異同之說竝故吏專之伏恐亂庖人尸祝之分違公器不私之誠且非唐虞師人僉曰之道謚法在懲惡勸善不在字多必稱其大而畧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以下朴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非古也其源生於衰周漢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畧佐漢致太平其業不一謂一名

不足以紀其善於是文忠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黷禮焚天然猶褒不失人唐興參用周秦之制以魏徵爲文貞蕭瑀爲貞福其杜如晦封德彝陳叔達溫彥博岑文本唐休璟魏知古崔日用竝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者謚之不過一字不聞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此言二字不必爲褒一字不必爲貶若褒貶果存乎數字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貞觀也齊宣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釐也杜如晦王珪已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福也然蕭者盛德克就之名足以表之矣以禮之從政威

能閑邪德可濟衆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
隨會寧兪之不稱文豈必因重之然後爲美魏晉以
賈詡之籌筭賈逵之忠壯張旣之政能程會之勇智
顧雍之密重王渾之器量劉惔之鑒裁庾翼之志畧
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慙德身死之日竝謚曰
肅當代不以爲貶何嘗徵一字二字爲之升降乎上
稽前典下據甲令參之禮經而究其行事請依前謚
曰肅

楊綰卒贈司徒太嘗謚爲文貞北部郎中蘇端駁曰
古者美惡無私褒貶必當將以嘉善而退惡爲列辟
之明典也可不慎歟今謹詳前謚文貞者稽法考來
恐非光允時論發揚來訓矣夫道德博文曰文清白
守節曰貞且元載與司徒友敬殊深推爲長者首舉
清要人莫與京及司徒寵望漸高載畏其逼又知載
隳壞紀綱心貳於君旣懼其疑因而踈簡有口皆知
載惡而獨曾無一言或有發載之惡證告未明抱誠
坐法者司徒時居上列奏達非難不能因此披裏正
詞全志士之命露兇狡之私而乃宴安自泰優游過
日使元載禍大滅身竟勞聖上防伺之慮豈守節不
隱耶豈懷道無毒耶非謂文貞明矣洎元載將謀不

忠罔聰蔽聖嗇恩於下招怨於上使北塞人勞有過時之戍西郊虜入無弔災之惠磁邢堅義之士將死復生梁宋傷夷之人或寒或餒搜訪旌恤中外所急載皆絕之王澤不及於下爲行路所嗟而楊公當聖上維新之時居天下得賢之望誠宜不俟終日造次速言乃寂寥啓悟禁閉謨猷貪食萬錢之賜虛承一心之顧使防河之人家聞採策之歎近甸諸邑多興祈父之憂豈慈惠愛人乎旣曰不慈不惠何以謂之文有隱有毒何以謂之貞矣古者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上以報祖宗下以處子孫之義也楊公歷處厚

俸人謂儒宗曾不立家又無私廟寧使人世間敬祖之禮位極凶祭禰之宮凡在衣冠誰不歎恨又乖大義克就愍仁接禮之義矣日文與貞曷可以議聖人立謚有公無私所以周宣不敢私於父謚曰厲漢宣不敢私於祖謚曰戾百王明制歷聖通則昔公叔之子有死衛之節脩班制之勤社稷不辱方居此謚爰及太宗初魏徵有規救公直之忠中宗末蘇瓌有保安不奪之節所以諸賢甚衆謚文貞者不過數公至於燕公張說先朝輸能名節昭著省司尙謂不可至今人故稱之繇是言之焉可比德請牒太嘗詳他謚

以守爨章庶乎青史之筆不乖於周漢黃泉之魂免
慙於蘇魏詔曰褒德勸善春秋之舊章考行易名禮
經之通典垂範作則存乎格言故朝議大夫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太學博士脩
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司徒楊綰履道居貞舍
和毓德行爲人紀文合典謨清而晦名無自伐之善
約以師儉有不矜之謙方冊直書秩宗相禮辟稱良
史學茂醇儒委任樞衡掌茲密命彌契沃心之道累
陳造滕之誠將以布天下五行之和同君臣一德之
運遽軫藏舟之歎未展濟川之材素業久而逾彰清

風沒而可尚自古飾終之義皆賜以美名謚法曰忠
信愛人曰文平易不懈曰簡宜謚曰文簡以其簡儉
之風厚於俗也

張伯儀爲荆南節度使李希烈叛詔伯儀收安州官
軍失利後除右龍武統軍及卒伯儀故吏請謚於有
司博士李吉甫論之曰或以伯儀嘗以推轂之任挫
師安州於謚法得無貶乎愚以爲不然自中興三十
年而來兵未戰者患在將帥以養寇自重縱敵藩身
若進而亾師貶以爲義誠總干戈者必托於萬全之
名而忘一戰之効矣然則保其利者亦君子所嫌也

錄其忠而勸善者非陽秋之志歟矧平居進退之節不敢二色稱爲忠臣議名之際褒勸所在請謚日恭以旌厥美

段秀實爲朱泚所害贈太尉興元初加褒贈謚曰忠烈初泚盜據宮闕也泚以秀實嘗爲涇源節度頗得士心後罷兵權以爲蓄憤且久必肯同惡乃召與謀秀實初詐從之陰說大將劉海賓何明禮姚令言判官岐靈岳同謀殺泚以兵迎乘輿三人者皆秀實夙所獎遇遂皆許諾泚時遣其將韓旻爲馬步三千疾趨奉天時蒼黃之中未有武備秀實以爲宗社之危

期於頃刻乃使人走諭靈岳教其竊令言印不遂乃以弘農印倒印符以追兵還至維驛得牒莫辨其印惶遽而迴秀實謂海賓等曰旻之來吾黨無類矣我當直搏殺泚不得則死終不能向此賊稱臣乃與海賓約事悉繼而令明禮應於外明日泚召秀實議事原休姚令言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膝語至僭位秀實勃然而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躍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我豈逐汝反耶遂擊之泚舉臂自捍纔中其額流血匍匐而走兇徒愕然初不敢動而海賓不至秀實乃曰我不同汝

反何不殺我兇黨群至遂遇害焉至是加褒贈

馬燧爲司徒卒太嘗奏燧謚景武上改爲莊武以避

太祖謚

王武俊爲成德軍節度使貞元十七年薨太嘗謚曰
威烈德宗曰武俊盡忠奉國賜謚忠烈

張柬之爲相誅張昌宗轉立中宗爲武三思所害元
和三年柬之曾孫曠以謚事詣中書陳訴宰相上聞
因令有司授曠官仍定柬之等謚柬之爲文正彥範
爲忠烈敬暉爲貞烈崔玄暉爲文忠袁恕已爲貞烈

册府元龜

